

五之輯一第書叢小社潮新藝文

鮑志遠



刊社潮新藝文·譯編靈石·著生卜易

18



\$-55

五洲書局
0.20

文藝新潮社小叢書五

鮑
志
遠

挪威易卜生著

石靈編譯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遠志鮑

分五角五價實

(費匯郵加酌埠外)

民國二十九年二月一日印刷
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十五月初版

甸君錢	金錫	者編主
生卜易	威挪	者著原
靈	石	者譯編
社潮新藝	文	者行發

店書葉萬	售經總
------	-----

號一十里寧威路寧海海上

人物：

鮑志遠 一家銀行卸任的總經理。

鮑李希惠夫人 他的太太。

鮑承緒 他們的兒子，一個學生。

李明惠小姐 鮑太太的孿生妹妹。

黃帆妮夫人。

陳詩遺 一個官廳的助理書記。

陳繡玉小姐 他的女兒。

鮑太太的使女。

時地：

一個冬天的黃昏，北平西山附近李姓房產。

第一幕

鮑宅——倒不如說做鮑太太——的客廳。裝飾雖說華貴，已經過時了。後牆開着四扇玻璃門，通到一座花房。隔着玻璃，可以望見花園。外面飄着雪。右邊有一個門，通到外廳。再往前去，一個大鐵爐子，生着火。左邊靠後，有一扇小門。往前，是一個窗戶，掛着厚帘子。門和窗之間，放着一張沙發。沙發前面是一張桌子，蓋着桌布，上面點着一盞有罩子的燈。靠近爐子，擺着一張有扶手的太師軟椅。

鮑太太坐在沙發上編織東西。她是一位上了年紀的女人，外表冷峻堅強，姿態堅硬，面貌板滯。頭髮大半灰了。手柔軟晶瑩。她穿着一件過時的青緞袍子。肩頭搭着一條羊毛圍巾。

她直挺挺地坐着編織東西。停了一刻，外邊有馬車的鈴聲。

鮑夫人：

（聽了聽；眼裏有了神，不由自主地呢喃着。）承緒來了！這回一準是他！

（她站起，拉開一點窗帘，往外窺看，彷彿失望了，坐到沙發上，重新做活。使女拿着一張名片從外廳進來。）

鮑：

（急忙。）少爺到底回來了沒有？

使女：

太太，沒有。外面有一位女客——

鮑：

（放開她的女紅。）噢，是黃太太嗎？

使：

（向前。）不是黃太太，是一位生客——

鮑：

（接過名片。）奇怪，是誰？——（讀名片；急忙站起，看着使女。）她是要見我嗎？你別弄錯了！

別弄錯了！

使：

太太，我沒有弄錯。

鮑：

她說她要見鮑太太來的嗎？

使：

是的，太太。

鮑：

（驟然，決定地。）好啦，你就說我在家。

（使女給女客開開門，便走出去。李明惠小姐進來，她很像她姐姐；臉上的表情不那麼嚴酷，倒更是痛苦。一看就知道性格剛強，從前是一個美貌的女子。頭髮多，也越發灰了。她穿着一件青絨袍子，披着一件青狐皮斗篷。）

（姊妹兩人不言不語，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站了一會兒。顯然都在等着別人先開口。）

李明惠：（依然站在門口。）希惠，你想不到我來看你罷？

鮑：（站在沙發和桌子當中，動也不動。指頭頂着桌布。）你找錯人了罷？你曉得，管事人住在旁邊的屋子裏。

李：我今天並不要見管事人。

鮑：難道你要見的是我？

李：是的。我有幾句話同你講。

鮑：（走向屋子中心。）好——那麼，坐下來好了。

李：不用。站着就好。

鮑：隨你。可是你不妨寬寬你的大衣。

李：（解開紐釦。）好的，這兒很暖和。

鮑：我老覺得冷。

李：（胳膊搭在扶手背上，看了她半晌。）可不，希惠，自從你我前次見面，算到現在，差

不多快有八年了。

鮑：（冷然。）不是見面，是說話。

李：可不，自從你我前次說話之後，我每年來看那管事人一趟——我想你有時該會

看見我的。

鮑：也就是一兩次。

李：我從那個窗口——偶而也有一兩次瞥見你的身影。

鮑：你想必是隔着窗帘子看見我的。你的眼睛倒尖（苛酷）可是你我前次說話——

就在這兒，這間屋子——

鮑：李：（打算止住她的話頭。）可不是，希惠，我記得！

在他——在他放出來的前一個禮拜。

（走向後部。）噢，別提了。

（聲音低而堅定。）是他——是他恢復自由的前一個禮拜。

李：鮑：李：（向前。）噢，是的，是的，我永遠忘不了那時候說起來也太可怕了！祇要想一

想——噢！

鮑：（陰鬱地。）可是你心裏永遠休想去得開（兩手握在一起；熱烈地。）我真不明

白！我永遠不會明白！我就不明白那樣——那樣可怕的事，怎麼單單讓一家子人

受！左不是，右不是，又偏偏是我們這一家子！像我們這樣的人家！

希惠——受打擊的不祇我們，還有許多，許多人家也受到打擊。

錯是不錯；可是別人的事和我不相干。他們無非是損失一點兒錢——或者幾

張票據。可是我們！我，還有承緒，我的孩子——他當時纔一點兒大（漸漸興奮）

我們倆平白無故，受了這麼一場羞辱！還有那份兒醜名聲！那可恨又可怕的醜名

李： 鮑： 李： 鮑： 李： 鮑： 李：
聲臨了又是全部的破產！

（小心）希惠，告訴我，他現在怎麼樣了？

你是說承緒？

不是承緒，我是說他，老頭子。他現在怎麼樣了？

（不屑）你以為我過問這個？

過問自然嘍，你用不着過問——

（想不到，看着她）你真以為我還同他有什麼來往嗎？我還同他會面？我還照料

他？

你們夫婦真就——

坐了五年的牢，坐了五年監牢的男人（用手遮住臉）噢，活活把人羞死（漸漸

激昂）想想當年鮑志遠三個字多響亮！他在社會上的地位！一下子就——不，不，

不，我再也不要見他！再也不要見他！

（看了她一時）希惠，你的心好硬！

鮑：也就是對他硬。

李：不管怎麼樣，他總是你男人。

鮑：可是誰叫他在法庭上講，是我不會持家？是我亂化錢來的？

李：（試探。）他的話不也有點兒對嗎？

鮑：那還不是他要我那樣做！我一定要我們過那種窮奢極欲的日子——

李：是的，我曉得。你理應在這上頭勸勸他纔是。你不但勸勸他，反而揮霍了一個厲害。

鮑：我怎麼知道他給我揮霍的錢不是他自個兒的呢？再說，他自個兒也在揮霍——十倍於我也不止！

李：（靜靜地。）也許是他的地位要他這樣亂化錢——他不能不應酬。

鮑：（不屑。）對了，正是他那句老話——我們得「出出風頭」。「風頭」可真沒有白出！他坐着一輛新樣兒的馬車，駕着兩匹英吉利馬，天天兒跑來跑去，國務總理也不過如此！人家見了他，一邊兒退，一邊兒鞠躬，就像他真當了國務總理來的！（笑。）

沒有一個人敢叫他的名字，無論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把他稱做鮑先生。一提到鮑先生，就曉得這是銀行界的大人物。鮑志遠絕沒有第二個鮑先生的。

鮑：李：（熱烈而着重。）他當時是一個大人物。

李：鮑：哼，也就是外表提到他實實在在的情形，他連一個字也不透給我。知道——他從來沒有露出一點點口風，說他的錢是那兒來的。

鮑：李：就算他沒有，不過別人也是想不到。

李：鮑：我管不着別人。我是他的太太，可不是什麼外人。按理他應當把真情實話告訴我。他可從來沒有過！他一直在對我撒謊——撒那些渾帳的謊——

鮑：李：（打斷她的話。）希惠，他不是撒謊。他大概是瞞着你什麼事，我敢說他不是撒謊。好啦，好啦，你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反正是那麼回事。接着就是銀行倒閉——一敗塗地。

李：鮑：（自語。）是的，一敗塗地——他自個兒——還牽連下許多人。

鮑：李：（氣勢洶洶。）明惠，我告訴你，我可不認輸！我要贖回我自個兒——你看着罷！

李：（急切）贖回你自個兒！你這是什麼意思！

鮑：贖回我的名譽，我的地位，我的財產！我的意思是——贖回我毀了的一生！我不妨告訴你，我還留着一個幫手——把老頭子留下來的污點，全洗雪掉！

李：希惠！希惠！

鮑：（愈加興奮）我告訴你，我還有一個報仇的人哪，他長大了，替我洗掉他父親一切的罪惡！

李：你是說承緒。

鮑：是的，承緒，我自個兒的孩子！他要贖回門第，家產全贖回來——也許贖的還要多。你要他怎麼樣兒贖呢？

李：我不知道要怎麼做纔好。反正盡力去做就是了。我所知道的，就是一定做，一定做得成。（仔細打量她）你說，明惠，從他是孩子的時候起，你也不就這樣存心來的嗎？

李：我可不敢那麼說。

鮑：你不那麼，我們鮑家鬧得天翻地覆的時候，你把他帶去照管，是什麼意思？

李：因為你自個兒那時候分不出心來照管他。

鮑：是的，我分不開心。他爸爸——他有很好的借口——那時他在保險庫裏。

李：（氣憤地。）哦，你怎麼好說這樣的話——你！

鮑：（兇狠的神氣。）你為什麼肯照管鮑——鮑志遠的孩子？就像他是你自己生的

一樣？把他從我手裏搶開，跟你住在一齊——一年一年地留着他，直到他快要成

人的時候。（懷疑地看着。）你說你安的是什麼心？為什麼把他留在你身邊。

李：因為——因為我很喜歡他。

鮑：比我，比他自己生身的母親還喜歡他？

李：（閃避地。）那我不知道。可是你該曉得，那時承緒是個嬌弱的孩子——

鮑：承緒——嬌弱！

李：是的，我想是這樣——至少是在那個時候。並且，你曉得青島的氣候比這裏要溫

和得多。

鮑：（苦笑）哼——當真嗎？（截住。）是的，你的確爲承緒操過不少的心。（改變語

調。）自然了，你有那力量。（微笑着。）你的運道好，你能想法保住你的錢。

李：（激惱。）老實告訴你，我沒有想過什麼法子。我從沒有朝那上想，我的財產，原封

不動地保存了好久好久，我纔知道。

鮑：好，這些事情，我本來是不清楚的，我不過說你的運氣很好罷了。（詢問地看着她。）

可是你自願替我撫養承緒，你究竟是存的什麼心？

（注視着她。）我存的什麼心？

李：是的，你一定有什麼用意的。你想叫他成個什麼樣的人？

（審慎地。）我想叫他快快樂樂的活着。

（輕蔑地。）吓，像我們這樣有地位的人，除去快樂，還該想些別的事物的！

那麼是些什麼事呢？

李：（堅定而又熱切地。）第一，承緒必須掙一個顯耀的地位，把他爸爸留在我們母

子頭上的污點，洗得一乾二淨。

在一道嗎！

鮑：（粗厲地）承緒不能跟我一道住在這兒，他非住在城裏不可——

他也寫信這樣告訴我的。

鮑：爲了念書，他不得不如此。可是他每星期六下午，要出城到我這兒來過星期天的。

李：今天正好是星期六。那麼我可以見見他，跟他講幾句話嗎？

鮑：他還沒有來呢，我正在等他。

李：不見得吧，希惠他一定已經來了。我聽見樓上有他的腳步聲。

鮑：（很快地向上望了一下。）樓上廂房裏？

李：是的。我剛纔進來，一直就聽他在那兒走來走去。

鮑：（視線從她移開。）那不是承緒。

李：（驚異地）不是承緒？（猜測着）是誰？

鮑：那是他。

李：（靜靜地，抑制着苦痛。）志遠是志遠嗎？

鮑：他那樣的走來走去——從早上走到晚上——天天如此——

李：這些事情，我也聽到一點——

鮑：人家還不知怎樣地談論我們呢。

李：承緒寫給我的信裏也提到過。他說他爸爸總是一個人住在樓上，你一個人住在樓下。

鮑：是的，明惠。好久都是那樣的，自從他們把他放出來送到家裏來，整整的八個年頭了。

李：我一直不相信真地會那樣，那似乎是不可能的！

鮑：（點頭。）是那樣的；也不能不像那樣。

李：（看着她。）希惠，那一定是可怕的生活。

鮑：豈但可怕，簡直不是人受的。

李：唉！

鮑：老是聽到他的脚步聲在那兒響——打天一閃亮直到深夜。偏這所房子又是什

麼聲音都可以聽的清清楚楚。

真奇怪，怎麼這樣的清楚！

我常常覺得，好像就在我的頭頂上，有一隻瘦狼在籠子裏走着。（傾聽，低語。）嗨，你聽到嗎？過來過去地，那瘦狼在走着。

（試探地。）不能變動一下嗎？

他從來沒有發過要變動一下的心。

那麼你就不能先發心嗎？

（憤憤地。）我他那樣的苦了我，我還——哦，算了吧，謝謝你的好意還是讓他在那兒走他的吧。

這房間太熱了，我得脫掉大衣。

我不是早叫你脫的嗎？（李取下帽子，脫去大衣，放到通客廳的門邊的椅上。）在外面你們會偶而碰到過嗎？

（苦笑了一下。）你是說在應酬場中？

鮑：李：鮑：李： 鮑：李： 鮑：李：

鮑：李：我是說在他出去散步的時候。在樹林裏，或是——

他從不會出去過。

連傍晚的時候也不出去？

不出去。

（傷心地。）難道他不想出去？

我想是的。他的大氅和禮帽都掛在櫥裏——客廳裏那隻櫥，你知道的——

（自言自語。）我們小的時候，常常躲在那裏——

（點頭。）有時——在天黑定的時候——聽見他走下來似乎要出去。但是他走

了一半樓梯就停住了——轉了回去——一直又回到廂房。

（靜靜地。）他的老朋友，沒有一個來看過他嗎？

他沒有老朋友。

他曾經有過那麼多的。

鮑：李：他想各種法子避開他們。他對人家太好了麼。

鮑：李：
哦，希惠！

鮑：李：（憤激地。）可是我也要罵那些人下賤，渺小，卑鄙，一逕忘不掉從他手裏喫的那點小虧，一點金錢上的損失。

鮑：李：（沒有回答她的話。）他獨個兒住在那兒，孤伶伶地祇有他自己！
鮑：李：是的，是那樣的。他們告訴我說有個老——不知是書記還是鈔寫之類的人，常常來看他。

鮑：李：哦，對了；無疑是那個叫做陳詩遺的。我曉得他們在年青的時候是朋友。

鮑：李：是的，我相信他們曾是朋友。但是關於那個人我什麼也不知道。在我們家道興旺有人來往的時候，他和我們一點來往也沒有。

鮑：李：所以他現在來看志遠了？

鮑：李：是的，他來看他。不過也是在天黑的時候纔來。

鮑：李：這位陳詩遺——也是一個在銀行倒閉時候喫了苦頭的人。
（無關心地。）是的，我聽說過他損失了一點錢。可是並不多。

鮑：李：（稍稍加重。）不過那已經是他全部的財產。

（微笑。）哼，是的。就是他的全部財產，一定也是少到值不得提的。

鮑：李：他是並沒有提呀。

不過，不管他的損失怎樣的小，承緒已經十足地補報了。

鮑：李：（驚訝。）承緒承緒怎麼能補報他呢？

他跟陳詩遺的小女兒要好，他教她念書，教她怎樣找事情，怎樣將來賺錢自立。我

鮑：李：聽說這些事情，都是她爸爸做不到的。

對了，我也相信她爸爸不能替她盡多少力。

鮑：李：承緒並且替她籌劃學音樂。她已經學的不錯，能夠到樓上廂房裏去奏給他聽。

噢，他依舊愛好音樂？

我想是的。那架當初預備回去的時候，你給他送來的鋼琴，還留在身邊。

那麼她就彈鋼琴給他聽？

鮑：李：是的，常常彈給他聽，在晚上。那也是承緒的意思。

鮑：哦，是的，很好。她就住在這兒不遠，常常來看我。

李：你喜歡她嗎？

鮑：她很聰明；眼力非常清楚。

李：你是說她看人看得很清楚嗎？

鮑：是的，從沒有走過譜。她很細心地注意過承緒，透澈地明白他的個性，明白他的心

情。結果她就不由自主地喜歡他。

李：（譏詐的。）那麼也許她明白承緒，比明白你還多些？

鮑：是的，在她搬到這兒來之前，承緒在城裏常見到她。

李：（不假思索地。）那樣幹麼還要搬出城來？

鮑：（喫驚，尖利地看着她。）那樣幹麼還要搬出城來！你這是什麼意思？

李：（閃避地。）哦，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鮑：一定有意思的，你的口氣那麼古怪。

李：（直視她。）是的，希惠，一點不錯，我有點意思。

李：鮑： 那麼你就乾脆地把它講出來好了。

李： 首先讓我告訴你，我想我在承緒身上，也是有點關心的權利的。你以為我有沒有呢？

鮑： 李： 鮑： （向室內各處看了一下。）無疑的——你在他身上化過那麼多的錢。

李： 哦，希惠，那沒有什麼關係。那是因為我愛他。

鮑： （輕蔑地微笑。）愛我的兒子？這是什麼話？你不顧一切？

李： 是的，一點也不錯，不顧一切。我愛承緒——是那麼愛他，像在我這樣年紀能愛任

何人一樣的愛他。

鮑： 李： 鮑： 好吧，算你愛他，那麼怎樣呢？

李： 怎樣呢？當我看到他災害臨頭的時候，我立刻就難過起來。

鮑： 承緒災害臨頭！什麼能叫他災害臨頭？誰會叫他災害臨頭？

李： 首先就是你——照你的所作所為看起來。

鮑： （躁急地。）我！

李：其次恐怕就要數到這位黃太太了。

鮑：（驚異無言，看着她一會。）你會把這樣的念頭轉到承緒的身上，我的親生的兒子身上！他有着他的重大的責任，等着他去完成！

李：（輕蔑地。）哼，他的責任！

鮑：（生氣地。）你敢這樣地藐視他的責任。

李：你以為像承緒那樣年紀青青的人，充滿了活潑強健的精力——你以為他會犧牲自己，爲了——爲了什麼「責任」不「責任」的？

鮑：（決定地。）承緒會的，我知道他會的。

李：（搖頭。）你知道恐怕你不但不知道，連你自己也不見得信吧，希惠。

鮑：我自己不信！

李：你不過在那裏編一個夢罷了。因爲你假如沒有牠，你就什麼指望都沒有了。

鮑：是的，那時候我免不了要失望。（憤激地。）恐怕你正希望有那麼一天吧，明惠。（昂然地。）是的，我寧可看到你失望，不情願看到犧牲承緒，來什麼「贖回」你

自己

鮑：（威嚇地。）你想挑撥我們挑撥我們母子的感情？

李：我要使他脫離你的權力——你的願望——你的毫無道理的管束。

鮑：（得意地。）你太遲了。你把他放在你的管束之下那麼些年，一直到他十五歲。可是現在我已經叫他信服我了，你明白嗎？

李：那麼我要叫他還回過來信服我（啞聲，低沈。）我們倆從前也曾拚了命地鬪過一次，——爲了一個男人的心！

鮑：（得意地看着她。）不錯，可是我得到了勝利。

李：（輕蔑地微笑一下。）你現在仍舊以爲那種勝利是值得取得的嗎？

鮑：（黯然地。）不值得；你的話不錯。

李：那麼你這次依舊用不着追求那不值得取的勝利。

鮑：我掙扎着，保持我母親管兒子的權力，也是不值得的嗎？

李：不值得；因爲你所要的，祇是那管他的權力。

鮑：那麼你呢？

李：（熱情地。）我所要的，是他的愛，——他的心，——他的整個的靈魂！

鮑：（感情湧湧。）今生今世你休要夢想那些。

李：（注意着她。）莫非你已經有所準備了？

鮑：（微笑着。）一點也不錯，我那麼做了。難道從他的信裏，你還看不出來？

李：（緩緩地點頭。）是的，我看出來，在他近來的信裏，有你在搗鬼。

鮑：（激動地。）這八年來，我用盡心機，我親眼照管他，你懂吧。

李：（力制自己。）你怎樣對承緒說我來的是可以告訴我的嗎？

鮑：是的，我可以告訴你一些。

李：那麼請講吧。

鮑：我不過把實在情形告訴他。

李：嗎？

鮑：我天天對他講，叫他永不要忘記，你是我們的恩人，我們所以能夠活着，是你的恩

德。

還有什麼話嗎？

那也就是使我心裏萬分難過的事。

可是那些話是承緒早就曉得了的。

他剛回來的時候，還以為你所以那麼做，是出於一片好心。（惡意地看著她。）可

是現在他不再那麼相信了。

那麼他現在相信些什麼呢？

鮑：李：他相信實際的事情。我問他關於明惠姨母從來不看我們這件事情他懂得不懂

得——

（打斷她的話。）他早就懂得我不來的理由！

可是他現在懂得更清楚。你哄他說不來的原因是免得我——和樓上廂房裏的

人麻煩——

難道不是那樣嗎？

李：

鮑：李：

鮑：李：

鮑：李：

鮑：承緒現在一點也不相信那樣的話了。

李：你對他搗了些什麼鬼？

鮑：他已經明白究竟，你不來，是因為怕低你的身份，是因為瞧不起我們。你能說你不是這樣的嗎？你從前不是安心要把他帶走嗎？想想看，明惠，你該不至於忘記。

李：（做一個否認的姿勢。）那是議論沸騰時候的事——是在打官司的時候。現在我可沒有這樣的意思。

鮑：（冷靜地，決斷地。）我們將來再看吧。我現在就待在這兒。不管你有沒有。總之照那樣情形下去，他的責任要變成什麼樣呢？啊，虧你還以為好心。老實說，承緒所需要的是我——不是你。所以你還是祇當他死了的好——他也祇當你死了。

李：（注視她。）這兒這房子裏？

鮑：是的，這房子裏。

李：和我們住在一道整夜住在這裏？

鮑：李： 鮑：李： 鮑：李： 鮑：李： 鮑：李： 鮑：李： 鮑：李：

如果需要的话，我這一輩子也不離開這裏。

（振作精神。）很好，明惠；這房子原是你的——

哦，那是廢話——

什麼都是你的。我坐的椅子是你的，我睡的床是你的，我們喫的東西是你的。那是沒有法子的事，你該明白。志遠不能有產業；別人馬上會來把他拿去的。是的，我知道。我們必得安於在你的憐憫和慈悲底下過活。

（冷冷地。）我不能擋住你不像那樣的想。

是的，你不能擋住我。那麼你要我們在什麼時候搬出去呢？

（注視着她。）搬出去？

（很興奮地。）是呀；你不要以為我會願意跟你住在一道告訴你，我寧願到貧民窟去，或是在路上做叫化子。

好吧，那麼我把承緒帶走——

承緒？我的孩子？我那唯一的指望？

李：是的；因為那樣，我可以不要住在這裏。

李：（想了一會，毅然地。）好，讓承緒自己揀好了，看他願意跟我，還是願意跟你。

李：（遲疑地看着她。）讓他自己揀？希惠，你敢冒那樣的險嗎？

李：（冷然地笑。）我不敢？讓我的兒子自己揀，願意跟他媽媽，還是願意跟他姨媽，我不敢？

李：（傾聽。）是不是有人來了？我好像聽到——一定是承緒。

（通客廳的門，有一個尖脆的敲聲，隨即開門。黃太太走進來，穿着晚服，提着手皮包。後面跟着使女，她因為沒來得及通報，有點張惶。門仍半開着。黃太太是個漂亮的，長得豐潤的三十多歲的女人。她的嘴唇寬而且紅，總在微笑着，眼裏閃着光。燙過的黑髮梳得很齊整。）

黃帆妮夫人：哦，鮑太太好嗎？

鮑：（冷淡地。）黃太太好。（向使女指着通花房的玻璃門外。）把那兒的燈點上。

華西理這一驚非同小可。

『這真奇怪不亞庚？』成了布爾塞維克了……拿着鎗！他一面想到自己，疑惑起來。『那麼，我也得向這小子開鎗麼？』

華西理像是從頭到腳澆了冷水一般發起抖來，用了想要看懂什麼似的眼光，看着羣衆。是亞庚的好朋友，又是保護人的自己，現在卻應該用鎗口相向，這總是一個矛盾，說不過去的。於是華西理很興奮，將支持不住的身子，靠在牆壁上。

亞庚，是易受運動的活潑的孩子。半月以前，他還是一個社會革命黨員，每有集會，還是爲黨舌戰了的，然而現在卻掛着彈藥袋，肩着鎗，幫着布爾塞維克，要驅逐社會革命黨員了。華西理苦思焦慮，想追上亞庚，拉他回來。但是怎麼拉回來呢？到底是拉不回來的。

華西理全身感到惡寒，將身子緊靠了牆壁。

他原是用新的眼睛，在看那些赴戰的兵士和工人們的，但現在精細地來鑑別那一羣人的底子，卻多是向來一同做事的人們。

『都是胡塗蟲！都是混帳東西！』華西理于是切齒罵了起來。

承：

（從那敞開的門向外邊招呼。）繡玉，你一直到樓上去吧。（沈默片刻。李明惠打量着承緒。承緒似乎難爲情，也有點躁急；臉上現出不安和冷然的表情，使女拿着點好的燈，送到花房，便走出去，帶上門。）

鮑：

（勉強客氣。）黃太太，今晚可以屈尊留在這兒玩玩嗎？

黃：

多謝你，鮑太太，我不能留在這兒。有人請我們。我們要到謝家去。

鮑：

（注意着她。）你們你跟誰？

黃：

（笑着。）哦，我不應該說我們。不過那家主人託我，要是碰到鮑少爺，叫我帶他一道去。

鮑：

剛巧，你就碰到他了？

黃：

是的，巧得很。他到我家去叫陳小姐。

鮑：

（冷淡地。）可是，承緒，我怎麼不曉得你認識一家什麼姓謝的人家？

承：

（不安地。）是的，我跟那家不十分熟。（很不耐的又說。）媽媽，我認識些什麼人，不認識些什麼人，你是清清楚楚的。

黃： 哦，那沒有什麼關係！你到那裏之後，他們馬上就會讓你覺得舒舒服服。他們都很活潑和氣——那兒還有許多年青的女人。

鮑： （加重地。）黃太太，我懂得我兒子的脾氣，那些人不是他適當的伴。

黃： 怎麼，鮑太太，他也是個年青人哪。

鮑： 是的，微幸得很，他是年青的。他也必須年青纔成。

承： （隱藏起不耐煩。）好吧，媽媽，用不着說，我今天晚上是不能到謝家去的。我當然得留下來陪你跟明姨媽。

鮑： 好孩子，我知道你會這樣做的。

李： 不，承緒，你不必因為我的原故不去。

承： 不，姨媽，我並不想去。（遲疑地看着黃太太）可是我們怎麼辦呢？我不能不到嗎？你已經替我答應了，是不是？

黃： （調笑地。）廢話！有什麼能不能的！我走進那宴會的客廳的時候——想想看！一個人孤伶伶的——我祇要簡單地替你說一聲「不來了」就行了。

黃：承：

那好極了，祇要你真以為我可以不去。

（把事件輕鬆地撇到一旁。）我自己碰到這種情形的時候，我是常常又說去，又說不去的。不過你的姨媽一來，你就不要去了，倒是有點難為情的，鮑少爺。那樣就

算是個好兒子嗎？

黃：鮑：

（不高興地。）兒子

對了。養子，鮑太太。

黃：鮑：

可不是，你該說得清楚些。

黃：鮑：

不過照我看，我們對義母，比對生母應該更溫順一點的。

你的經驗是那樣的嗎？

對不住得很，我對我的生母記得的很少。不過假如我曾有過一個好的義母，也許

我就不至像人家談論的那樣——那樣的淘氣。（轉過來向承緒）好吧，安安靜

靜地留在家裏做個好兒子，陪媽媽陪姨媽喝茶（向兩姊妹）再見，鮑太太再見，

李小姐。

（兩姊妹靜靜地鞠躬，她向門邊走去。）

（跟在她後面。）要我送你一點路嗎？

黃：承：（在門邊，擋住他。）一步也不要你送。我是常常獨自個走路的。（停在門檻上，看着他點頭。）可是你得當心，鮑少爺——我警告你！

我當什麼心？

黃：鮑：（調侃地。）哼，我走在路上的時候——一個人孤伶伶地——那時我就要對你使法術了。

（笑着。）噢，你是不是又要玩那一手了？

黃：承：（半認真地。）是的，你當心着就是了！我走在路上的時候，我的心裏就要念念有辭：「鮑少爺，趕快拿起你的帽子！」

你以為他就會拿起帽子了？

黃：鮑：（笑着。）那還有錯，他準會立刻就抓起他的帽子。那時我就會念：「穿上你的大衣，做個好孩子，鮑少爺還有你的套鞋！不要忘了你的套鞋！跟我走！照我的話做，照

我的話做，照我的話做！

黃：承：（勉強歡笑。）哦，你看我照不照那樣做罷。

（舉起食指。）照我的話做！照我的話做！再見！

（她笑着向兩姊妹點頭，帶上門。）

承：鮑：她真會玩那樣的把戲嗎？

沒有的事。那怎麼能當真呢？她不過講着玩的。（截住。）我們別再談黃太太吧。（他擁李明惠坐到爐邊的沙發裏，然後站在那裏看着她。）呵，明姨媽，您走了這麼長的路！又在冬天！

李：承：李：我覺得非來不可，承緒。

真的爲什麼？

李：承：因爲我得來北平看病。

我很高興。

李：承：（微笑着。）你很高興嗎？

承：李：承：李：承：李：承：李：承：鮑：李：鮑：承：我高興的是您到底下了決心治牠。
（在沙發裏，冷淡地。）明惠，你有病嗎？
（嚴厲地看着她。）你早就知道我有病。
我從前祇知道你的身體不大好，那已經是好多年了。
我離開您之前，我就勸您治的。
我那兒左近，沒有靠得住的醫生。並且那時也沒有現在這樣的厲害。
您的病比前厲害嗎，明姨媽？
是的，孩子，比前厲害點。
可是總不大要緊吧？
哦，那看你怎麼看法。
（加重地。）那麼，明姨媽，我勸您暫時不必回去了。
是的，我不打算回去。
您該留在城裏，那兒可以揀頂好的醫生請。

李：我在家動身的時候，就是那麼打算着的。

承：那麼您得找個好地方，找幾間幽靜舒服的房子住下。

李：今天早晨，到我從前住的那地方去過。

承：哦，是的那兒您從前住的很合適。

李：是的，不過現在我不打算住那個地方。

承：真的爲什麼？

李：到這裏之後，我又變了主意。

承：（驚詫地。）您變了主意？

鮑：（做着女紅，並沒擡起頭來。）你姨媽預備住在這裏，承緒，這兒原是她房子。

承：（瞧瞧鮑，又瞧瞧李。）住在這裏和我們一道和我們一道住真的嗎？姨媽？

李：是的，那就是我現在的主意。

鮑：（同前。）這兒什麼東西都是你姨媽的，你懂吧。

李：我打算暫住幾天，承緒，我預備在管事人的側屋裏安頓我的住處。

承：那很好，那邊很多空房子。（忽然高興起來。）可是，姨媽，您一路上可覺得辛苦
哦，倦得很。

承：那麼我想您該早點安歇纔是。

李：（微笑地看看他。）我也預備了。

承：（熱切地。）那麼我們明天可以痛痛快快地談談，談談您的近況，媽媽的近況，我的近況。您說好嗎，明姨媽？

鮑：（忽然發作，從沙發裏站起來。）承緒，我看你是想走了！

鮑：（喫驚。）您這是什麼意思？

鮑：你打算到謝家去，是不是。

承：（不自主地。）哦呵！（力自振作。）您打算叫姨媽坐到什麼時候呢？您別忘了姨媽是病人哪。

鮑：這不過是你自己想到謝家去罷了。

承：（不耐地。）是真的，媽媽，我想我不應該不去。您看是嗎，姨媽？

李：我歡喜你能够快活自由。

鮑：（威嚇地向她走去。）你想把他從我手裏奪過去？

李：（站起。）是的，希惠，祇要我能做到。

（樓上傳來鋼琴聲。）

承：（阂不安。）哦，我受不了！（看着四週。）我把帽子放到什麼地方去了？（向李。）

您知道她在彈着的這個曲子嗎？

李：我不知道。叫什麼曲子？

承：「死的跳舞。」您不曉得「死的跳舞」嗎？

（慘笑。）我不知道。

（向鮑太太。）媽媽，我請您，我求您，讓我去吧！

（嚴厲地看着他。）讓你去！你想離開你的媽媽！

承：我明天早上就又回來了。

鮑：（熱情洶湧。）你想離開我，跟那些不認識的人在一道，跟那些——我不願意去

想！

鮑：承：那兒是富麗堂皇，那兒有年青活潑的面孔，那兒有音樂，媽媽！

（指着樓上。）這兒也有音樂。

鮑：承：是的，就是那音樂，趕我非出去不可。

鮑：承：你爸爸散一會兒心，你都覺得討厭嗎？

鮑：承：不，我並不討厭，我很高興他能消遣消遣——祇要不逼着我跌在旁邊。

鮑：承：（鄭重地看着他。）拿出勇氣來，承緒！拿出勇氣來，我的孩子。不要忘掉你的遠大的責任。

承：哦，媽媽——不要再拿這些話來苦惱我吧！我不是爲什麼「責任」而生的。再見，

姨媽！再見，媽媽！（急從客廳走了出去。）

（靜默片刻。）明惠，你不費什麼事地又把他奪過去了。

但願真的如此。

鮑：李：鮑：但是不會讓你奪得長的，你看吧。

李：不會讓我不會讓我奪得長嗎？

鮑：我也許是她——另外那個人——

李：毋，她倒是有點可怕的。

鮑：（慢慢地點着頭。）是的。我也是那麼說。她倒是有點可怕。

李：不管他將來究竟怎麼樣——

鮑：不過我看這個該沒有多大的關係。

李：（拿起她放在門外的東西。）我們兩姊妹有生以來，這算是第一回的意見一致。

鮑：再見吧，希惠。（從客廳走了出去。樓上琴聲漸高。）

（獸立了一會，向外廳走，又縮了回去，不自主地低語。）那隻狼又叫起了——那隻瘦狼（獸立了一會，伏倒在沙發上，苦痛地輾轉着低語。）承緒承緒——聽我的話！回來吧，救救你的媽媽！這種生活我過不下去了！

第二幕

鮑宅樓上廂房。壁紙已經褪色。左壁有門。近臺前放一架鋼琴。左邊靠臺背的犄角上，也開着個門。那是一個便門，不大顯眼。近右壁放一張寫字臺，上面堆着許多書籍和文件。向前來，是一張沙發，其前放着桌和凳。傢具雖陳舊，但是經過華貴來的。

鮑志遠站在鋼琴邊，手背在後面，聽着陳繡玉彈奏，她正彈到「死的跳舞」的末一闕。

鮑志遠是個身材適中，體格勻稱而茁壯的六十開外的人。相貌堂堂，目光銳利，頭髮和鬍鬚都已經灰白了。穿着一身舊式黑西裝，打着白領帶。陳繡玉是個十

五六歲的女小孩，面貌不錯，可是因為操勞過度，面容有些蒼白。穿着一件淺色的價錢很便宜的旗袍。

琴聲停止。靜默一會。

鮑志遠：你能猜到我在那兒聽過這樣的調子嗎？

繡：（擡頭看着他。）猜不到，鮑先生。

遠：我是在礦洞裏聽過的。

繡：（不懂。）真的嗎？在礦洞裏聽過的？

遠：我父親是個礦工，你知道吧？也許你從前沒聽說過？

繡：沒聽說過，鮑先生。

遠：我父親是個礦工。他常常帶我到礦上去。我聽見金子在礦裏唱歌。

繡：真的金子會唱歌？

遠：（點頭。）是的，在牠們被敲下來的時候。礦錘一下一下敲着，那就是牠們解放的

歌聲；所以牠們就唱起來了，因為牠們高興。

牠們爲什麼高興呢，鮑先生？

因爲牠們想跑到地面上來替人類服務。（來回踱着，手一直背在後面。）

（靜了一會，看錶，起身。）對不住，鮑先生，我要回去了。

（停了腳步。）現在就要去了？

（把樂譜放進套子裏。）是的。（爲難的神色。）我今天晚上有個約會。

是不是有人請你？

是的。

要你表演鋼琴嗎？

（咬着嘴唇。）不過在跳舞的時候，要我伴奏。

祇彈跳舞的曲子？

是的，那兒晚飯後要開一個跳舞會。

（站在那兒看着她。）你喜歡彈跳舞的曲子嗎？在宴會席上？

（穿上外衣。）是的，祇要有人請我。那樣我可以賺幾個錢。

遠：繡：遠：

（引起興趣。）你替那些跳舞的人彈着琴的時候，你就想着這樣的事嗎？
不，我總在想着那是多苦的事，我不能和他們一道去跳。

（點頭。）那就是我要知道的。（又復來回踱着。）是的，是的，你自己不能和他們一道去跳舞，那是最苦的事。（停步。）可是有一件事情可以把你的損失補償起來，繡玉。

繡：

（詢問地看着他。）什麼事，鮑先生？

遠：

把那些跳舞的人加到一道，他們對音樂的學問，還不到你的十分之一。

繡：

（羞澀地微笑。）那倒不見得。

遠：

（用食指點着她。）你千萬不要自暴自棄，懷疑自己。

繡：

可是爲什麼沒有一個人認識我——？

遠：

祇要你自己認識你自己就够了。——你今晚要去的是什麼地方？

繡：

謝家。

遠：

（很快地瞥了她一下。）謝家？

遠：（苦痛地。）呵哈——我怎麼不知道！

繡：好像另外還有一位生的女客也來看她。

遠：是嗎？對了，我想常常有人來看鮑太太的。

繡：假如我晚上碰到鮑少爺，要不要叫他也來看看您？

遠：（粗厲地。）不要做那樣的事。我不要他來看我。要看我的人自己會來的。用不着

我叫。

繡：那很好，我不叫他就是了。再見，鮑先生。

遠：（來回走着，嘴裏咕噥。）再見。

繡：我想走盤梯下去可以嗎？那比較近點？

遠：隨你的便，揀你高興的走就是了，我不在乎。好好地走！

繡：再見，鮑先生。

遠：（她走左角的便門出去。）

遠：（沈思，走到鋼琴邊，預備把牠關起來，但並沒有關。環顧室內，開始從鋼琴邊到臺

的右背來回不停地走着，心神不寧。後來他走到寫字臺邊，向左面的方向傾聽。急拿起一面鏡子照着，整理一下領帶。）

（左面的門有敲着的聲音。他聽了一回，急向那邊望過去。但依舊沈默地站在那裏。）

（一刻，外邊又敲了一下，聲音比剛纔高了一些。）

遠：（站在寫字臺邊，左手撫着臺邊，右手插到衣袋裏。）進來！

（陳詩遺慢慢地走進來。他的背已經辛苦得駝了，眼睛沒有神采。頭髮灰白。夾着一隻破舊的皮包。戴一頂軟胎的呢帽。架着副寬邊的大眼鏡。）

遠：（變了態度，看着陳詩遺。半失望半高興的表情。）哦，祇你一個人嗎？

陳詩遺：是的，志遠，祇我一個人。

遠：（嚴厲的眼色。）你怎麼來得這樣晚？

陳：你知道這段路不算近，又是步行。

遠：可是詩遺，你怎麼老是走呢？不是有公共汽車好坐嗎？

陳：走慣了也沒有什麼——又可以省兩分錢。嗯，繡玉這一向到你這兒彈琴了沒有？

遠：剛剛纔出去，你沒有碰到她嗎？

陳：沒有碰到。自從她搬出來住在黃太太家，我好久沒有看見她了。

遠：（自己坐進沙發，指一張椅子。）坐下吧。

陳：（坐在椅的跨邊上。）謝謝，謝謝。（懊喪地看着他。）自從繡玉搬出來，你想不到

我是怎樣的寂寞。

哦，你還有好幾個呢。

陳：遠：是的，我還有五個。不過祇有繡玉能瞭解我一點。（傷心地搖頭。）其餘那些都是

絲毫不能瞭解我的。

遠：（慘然，向前直看，指頭彈着桌子。）是的，一點也不錯。那是我們這樣的人逃不了

的命運。那班庸材，那班平凡的男女，他們不會瞭解我們的詩遣。

陳：（忍受。）假如祇是不瞭解，那麼用點忍耐，也就可以對付過去。（哽咽。）可是還

有比那更慘酷的事呢。

遠：

（憤然。）沒有比那更慘酷的事了。

陳：

有的，詩遺有的。今天晚在我動身來這兒之前，我就遭到一場家庭的風波。

遠：

真的什麼事？

陳：

（放聲地。）我家裏的人——他們瞧不起我。

遠：

（生氣地。）瞧不起你！

陳：

（揩他的眼睛。）我早就看出來了，不過到今天纔現上面。

遠：

（靜默一會。）恐怕你當初結婚的時候，沒有選擇到好人。

陳：

說不上什麼選擇。你知道，一個人到了相當的年紀，就覺得需要一個伴。然而我就

遠：

這樣地毀了，就這樣地弄得身敗名裂！

陳：

（氣得跳起來。）你是不是指着我說的？抱怨我——！

遠：

（大驚。）不，不是的，我敢發誓，志遠——！

陳：

一定是的，一定是的，你忘不掉銀行倒帳那件事，我看得明明白白！

遠：

（安慰地。）那件事我並不怪你。我決不怪你。

陳：遠：（呢喃着，重行坐了下去。）那很好。你也不要以為我是在抱怨我的女人。不錯，她沒什麼本事，可是還算個好人。是我

的孩子們毀了我的。

遠：不出我所料。

因為孩子們——嗯，左前右後看得多了，就想比人家樣，過好日子。

遠：陳：（同情地看着他。）所以你的孩子就瞧不起你了，是嗎？

（忸怩地。）不錯，我沒有做過什麼大事，你是知道的——這也無須瞞。

遠：陳：（走近他，撫着他的肩。）那麼他們不知道，你年青的時候寫過一本悲劇嗎？

自然知道了。可是他們並不怎麼看重牠。

那樣他們一定不瞭解。因為我深深地相信，那是一篇很好的悲劇。

遠：陳：（高興起來。）是嗎？哦，天哪，假使我能把牠供獻給——（開皮包，翻着裏面的東

西。）你看，讓我找一兩段警關的地方你看。

遠：你把牠帶來了？

陳：是的，我剛纔想到我該把牠帶來。自從我那次念給你聽之後已經好久了。我想你一定高興聽我念一兩幕。

遠：（站起來，拒絕的姿勢。）不要，不要，下回再念吧。也好，也好。

陳：（鮑志遠走來走去，陳詩遺把原稿放到一邊。）

遠：（站到他的面前。）你剛纔說的不錯——你沒有做過什麼大事。可是我允許你，詩遺，祇要我的運會一來——

（想要站起來。）哦，謝謝，謝謝！

陳：（揮手。）用不着，請坐。（更興奮起來。）到我的運會轉來的時候——到他們明白非我不可的時候——到他們到我這兒來，到這兒廂房裏來，伏在我的面前，求我重挽銀行大權的時候！——新的銀行，他們剛開辦的，不會營業。（站到寫字臺旁，取着剛纔陳詩遺敲門時的地位，姿勢和態度。拍着胸口。）我將站在這裏接見他們！我要叫遠近周知，在鮑志遠接受他們的請求之前，他的條件是——（忽然

截住注視陳詩遺。）你那樣懷疑地看着我！你不相信他們會來嗎？你不相信有那麼一天，他們一定，一定要到我這兒來的，你不相信嗎？

信的，信的，我絕對相信，志遠

遠：陳：（重行坐到沙發裏。）我堅絕地相信。我一點也不懷疑——我知道他們要到我這兒來的。假如我沒有這樣的把握，我早就自殺了。

（躁急地。）那不能！那不能！

遠：陳：（高興地。）可是他們會來的！他們一定會來的！你看着好了！我無時無刻不在等着他們。你看，我準備着接見他們。

（嘆了口氣。）他們快點來就好了。

遠：陳：（煩躁地。）是的，時間是無情的，一年一年地過去了；生命——哦，我不敢那麼想！（看着他。）你知道我有時怎麼想吧？

怎麼想？

遠：陳：我覺得我像一個滿懷韜略抱負無窮的大將，在第一次出征的時候就受了傷。

陳：（把手放到皮包上。）我也有那樣的感覺。
遠：你所想的，當然沒有那麼遠了。

陳：（靜靜地。）我的小小的文學上的夢也頗可寶貴，志遠。
遠：（熱切地。）是的，不過想想我看，我本來是可以創造千百萬的財富的！我應該管

着所有的礦山！無數新發現的礦脈！發電廠！石坑！一條一條公路和航線，遍布在內地和海外。我本想把這一切都組織起來的——用我一個人的力量！
是的，我知道，我知道。世上沒有任何事會使你退縮。

陳：（緊捏着兩手。）可是我現在得望在這兒，像一隻受傷的鷹，靜靜地看着別人跑過我面前去，把我的東西一件一件地都拿走！

我的命運不也是那樣嗎！

陳：（不理他。）你祇想想看，當初我離目標是那麼近了！假如再有一個禮拜的功夫！所有的存款就都可復原！所有我冒險挪用的擔保品就都可各歸本位。大規模的公司祇差一線就組織起來了。那時候不會有一個人損失一文錢。

陳：是的，那時候你距離成功祇有毫末之差。

遠：（抑怒。）後來我就中了奸計！正當緊急關頭（看着他。）你知道我以為什麼事是人間最無恥的罪惡嗎？

陳：不知道，請你告訴我。

遠：不是暗殺，不是搶劫，不是撒謊。因為這一切都是對自己所恨的或無關的人做的，所以算不得大罪惡。

那麽最大的罪惡是什麼呢，志遠？

（加重地。）最無恥的罪惡是出賣朋友的祕密。

（有些懷疑。）是的，可是你知道——

陳：（火起來。）你想說什麼？我明白。可是那是沒有用的。在銀行有擔保品的人原是可以拿回去的——一點也不留下。我告訴你最無恥的罪惡是利用朋友的信件；把朋友在最祕密的情形下，像在一間又空又黑鎖上又加門的屋裏，低低地告訴他的那些事情向外界公布。做出這種事的人週身的每一根纖維都染上了最下

賤最卑鄙的毒質。而我的朋友正是這樣的朋友——是那樣的人把我毀了的。我可以猜得出你指的是誰。

遠：陳：

在我的生命當中，沒有一絲一毫我對他保守過祕密。然而，時機一到，他掉過頭來，就用我放在他手裏的武器，來反對我了。

我總不明白他爲什麼——自然，那時候有許多的議論。

遠：陳：

議論些什麼？告訴我。我一點也不知道。因爲我那時候馬上就被送進——送進和外界隔離的地方。人們議論些什麼，詩遺

他們說你要做部長。

遠：陳：

不錯，他們給過我一個部長的位置，可是我拒絕了。那麼你和他的衝突，並不在這上頭。

遠：陳：

不在這上頭，那不是他出賣我的原因。那麼我就更不懂了——

遠：陳：

我也可以告訴你，詩遺——

陳：什麼？

遠：你不說你進來的時候，沒有碰到繡玉嗎？

陳：是的。

遠：現在在我們坐在這裏的時候，她正在替那曾經出賣我毀了我的人家的客人彈着跳舞的曲子呢。

陳：我怎麼一點也不知道？

遠：不會錯的。她帶着樂譜，打我這兒出去，就是一直去那家的。

陳：（抱歉地。）唉，你看，可憐的孩子——

遠：並且你猜猜看，在那些客人當中，有一個是誰吧？

陳：我猜不出。

遠：我的兒子。

陳：怎麼着？

遠：詩遺，對於這件事你有什麼感想吧？我的兒子今天晚上在我的仇家歡歌狂舞。我

說這是一幕喜劇有什麼不對呢？

陳：可是照這樣看起來，可見他並不懂得這事的內幕。

遠：你說他不曉得什麼？

陳：也許他不曉得那個人怎樣的——

遠：不要怕提到他的名字，我現在毫不在乎。

陳：我不敢斷定，你的少爺不曉得這其中的底細，志遠。

遠：（黯然地，敲着桌子。）不，他知道的，他確確實實知道的。

陳：那麼他怎麼能到那家去做客呢？

遠：（搖頭。）也許我的兒子不是用我的眼光去看事情。我敢發誓，他是站在我的仇

人的一面的。他以爲姓謝的所以出賣我，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是盡他的責任。

陳：可是志遠，誰能叫他用那樣的見地去看事情呢？

遠：誰難道你忘了誰把他撫養大的嗎？一上來是他的姨母，從六七歲一直到十五歲。

此後是他自己的母親。

陳：我以為你冤枉了她們。

遠：（火起來。）我決不冤枉她們！告訴你，是她們兩個人，教壞了我兒子的心術，叫他反對我。

陳：（安慰地。）好好，好好，就算那樣吧。

遠：（憤怒地。）哦，這些女人！她們毀滅了我們的生命！拿我們的命運，拿我們的勝利的前程，簡直不當做回事。

陳：不見得個個女人都這樣！

遠：真的嗎？你能說出一個有用處的女人嗎？

陳：那倒很難。因為我所認識的一些女人確是什麼用處也沒有的。

遠：（嗤之以鼻。）那麼好了，既然你遇不到她們，就是世上有這樣的女人，又有什麼用呢？

陳：（熱烈地。）有用的，志遠，有用的。你一想到在這世上，在天涯海角渺遠的地方，有着這樣的女人存在；你的心裡就會現出無限的光明，無窮的希望。

遠：陳：遠：
（在沙發裏不安地轉動着。）哦，請你不要再講那樣咬文嚼字的廢話吧。
陳：遠：（看着他，不服。）你把我的高尚的信心當做咬文嚼字的廢話？
遠：陳：（粗暴地。）是的！你所以總不能出頭，就因為這個。假如你拋掉這些想頭，我仍舊
陳：遠：可以幫你的忙，讓你慢慢地爬起來。
陳：遠：（心頭煩亂。）哦，你還能那樣做？
陳：遠：能的，等到我再掌大權的時候。
陳：遠：那樣的日子一時不會來吧？
遠：陳：（憤激地。）也許你以為那樣的日子永遠不會來嗎？
陳：遠：我不知道怎麼說的好。
遠：陳：（站起來，態度嚴冷，向門口揮一揮手。）那麼我不再用着你。
陳：遠：（站起來。）不再用着我——
遠：陳：你既然不相信我的時候會來——
陳：遠：我怎麼能隨便地相信呢？首先你已經沒有了公權——

遠：說下去！說下去！

陳：不錯，我沒有領到律師證書，可是法律我是念得相當多的，我知道——

遠：（急速地。）你的意思，那是不可能的？

陳：這樣的事情，沒有先例。

遠：傑出的人材是用不着什麼先例的。

陳：可是法律不管你傑出不傑出。

遠：（粗暴而堅決地。）你算不得一個文學家。

陳：（不自然地交叉着雙手。）你說這話可是當真？

遠：（拋開本題，不作回答。）我們在這裏浪費時間。頂好你以後不要再到這兒來。

陳：你真的要和我斷絕關係？

遠：（沒有看着他。）我再用不着你。

陳：（輕輕地拿起皮包。）是，是，用不着了。

遠：你一逕在對我講說話。

陳：（搖頭。）我從沒有撒謊，志遠。

遠：你不是坐在這裏拿信仰和希望甜我——那不是些謊話？

陳：若是你相信我的成就，那我說的也就不是謊話。祇要你相信我，我也相信你。

遠：那麼我們就得永遠互相欺騙。說不定有時還要欺騙自己。

陳：可是那不正是友誼的要義嗎？

遠：（苦笑。）是的，你說得不錯。友誼的要義就是——欺騙。我已經受過那樣的教訓。

陳：（看着他。）我沒有文學家的資格，誠然！可是你怎麼竟那樣毫不留情地講出來？

遠：（語調稍轉溫和。）可是，你知道，我並沒有冒充深通此道。

陳：可是也許你知道的不能算少。

遠：我？

陳：是的，你。因為，我可以告訴你，我也有時候對自己起懷疑。懷疑着我也許爲了某種

遠：幻想，把我的一生斷送了。

陳：如果你對自己沒有信心，你就是走上墮落的路了。

陳：

也就爲着這個，我纔到你這兒來，想從你對我的信心中求一點安慰。（拿起帽子）可是現在你變成我的生人了。

你也變成我的生人。

再見，志遠。

再見。

遠：陳：遠：

（陳詩遺從左門走了出去。）

（鮑志遠站在那裏，對關上的門注視了一會。移動了一下，似乎要把陳詩遺叫回來。可是沒有叫。手背到後面，又開始了踱步。一會，停到沙發前的桌子邊，捏滅了燈，室內變成半明半暗。靜默了一刻，便門外有敲門的聲音。）

（在桌邊，驚異，轉過身，高聲地問。）誰在那兒敲門？（沒有回答，又敲了一下。）

（沒有動。）誰進來！

（李明惠，拿着一支點上的燭，站在門外。她像剛纔一樣，穿着黑色的衣服。披着大衣。）

李：遠：

（注視地。）你是誰？你到這兒來做什麼？

（關上門，向前走近。）是我，志遠。

（她把蠟燭放到鋼琴上，自己站在旁邊。）

遠：

（像被響雷震呆了，站在那裏，直視着她，啞聲地說。）你可是——你可是明惠？

李：

是李明惠？

李：

是的，是「你的」明惠；像在許多年前你常常叫的。我是你的明惠。

李：

（同前。）是的，是你，明惠，我認出來了。

李：

你還認識我嗎？

李：

認識。我漸漸地——

李：

年歲是不讓人的，漸漸的老了。志遠，你看是嗎？

李：

（勉強的聲音。）乍看起來，你是大大地改了樣子了。

李：

我的頭上，已經不再有長長的黑髮披着了——你從前是那麼地愛牠們的，常常

把牠們繞到你的指頭上。

遠：

（急速地。）真的！我看得出来。你的頭髮已經梳成另外的樣子了。

李：

（傷心地一笑。）一點不錯，因為我梳頭的方法也跟從前不一樣了。

遠：

（轉換話題。）我想不到你會在這裏。

李：

我是剛剛纔到。

遠：

你爲什麼老遠地跑到這裏來，又在冬天？

李：

我就要告訴你。

遠：

你是來看我的嗎？

李：

也不單是你。可是假如要我告訴你我的使命，我得從頭說起。

遠：

你的樣子很累。

李：

是的，我累的慌。

遠：

坐下來好不好？那邊，沙發。

李：

好，謝謝你，我要休息一下。

（她走到右邊去，坐進沙發的左端。鮑志遠站在桌邊，手背在後，看着她。沈默了）

一會。

李：自從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之後，志遠似乎已經好久好久了。

（心酸。）好久好久了。可怕的事情已經又碰到過不少。

李：整個青春有爲的時候是過去了——生命白白地浪費掉。

（銳利地瞧着她。）白白地浪費掉！

李：是的，我們兩人都是一樣。

遠：（冷冷的語調。）我不能說我的生命也完了。

李：可是我的死。

遠：那祇能怪你自己，明惠。

李：（大嘆一驚。）你說出這樣的話！

遠：如果不是和我來往，你很可以過快樂日子。

李：你真的那樣想？

遠：假如你當初有那樣的決心。

李：（苦痛地。）哦，是的，我很知道那時另外有人想跟我結婚。

遠：可是你拒絕了他。

李：是的，我拒絕了他。

遠：你一次又一次地拒絕他。

李：（輕蔑地。）我一次又一次地拒絕了幸福，你是不是在這樣想？

遠：你可以快快活活地跟他一道過活。我也不至於弄到這樣的地步。

李：你？

遠：如果那樣做，你就可以保全了我。

李：你是什麼意思？

遠：他以為你的固執，你的拒絕，是我從中作祟。他就想方法報復。自然那是再容易不

過的了。我有許多推心置腹的祕密信件在他手裏。他就利用牠們。於是我就完

了——自然是暫時的完了。你看，明惠，這都是因為你的原故。

李：哦，真的，志遠。假如把那件事情仔細想一遍，似乎我是應該賠償你的損失的。

遠：

那全在你怎麼看法。我很知道你替我們做了些什麼事。你從拍賣行裏把這所房子和一切家產器具買過來。交給我——和你姐姐。你撫養承緒，照顧他的各方面——

遠：李：

在別人許我這樣做的時候——

你是指的你姐姐，是吧？我是從不過問瑣碎的家務的。我剛纔已經說過，我知道你爲我和你姐姐的一切犧牲。可是也祇有你有那力量這樣做；並且你可別忘記是我使你有那樣的力量。

李：

（生氣地）這你就錯了，志遠！我所以那樣做，是由於我的心靈深處的對承緒——和對你——的愛。

遠：

（打斷她。）明惠，不必牽扯到感情的問題上去。我的意思是，不錯，你那樣慷慨地做了，可是我使你有那樣的力量。

（微笑。）哼！使我有那樣的力量——

遠：李：

（熱烈地。）是的，使你有那樣的力量！在我決定破釜沈舟地大幹一下的時候——

我不顧一切的親友——我挪用——我挪用那放在我手裏的幾百萬財產——
可是你的我却一點也沒有動給留下來了，我原是可以動用的，不是嗎？

（冷靜地。）那是不錯的。

是的一點也沒有錯。所以，他們來逮捕我的時候，發現所有你的擔保品都原封不動地放在銀行的保險庫裏。

（看着他。）我常常覺得奇怪你爲什麼把我的財產留下來，單單把我的留下來？
我爲什麼？

是的，你究竟爲的什麼呢？

（粗暴而輕蔑地。）也許你以爲我是存着這樣的心，萬一事情不濟，還可有個靠
手吧？

哦，不，我相信你那時不會想到那上面去的。

決不會的！那時候我對於勝利有絕對的把握。

那麼，究竟爲什麼——

遠：

（轉動一下。）憑良心講，明惠，一個人要記住他二十年前的動機，是很困難的。我祇知道，在我獨自個靜靜地在心裏盤算着那些大計劃的時候，我有一種感覺，像一個人在準備着乘汽球去空中旅行。在那些失眠的夜晚，我不斷地擴張着我的大汽球，準備着向那危險的不可知的地方飛升。

遠：李：

（微笑。）你對於勝利從來不作一點懷疑？

（煩躁地。）男人生來就是這樣的，明惠。他們一方面在堅信同時又在懷疑。（凝視前方。）我想也正因为這個我纔沒有把你帶進那大汽球。

遠：李：

（急切地。）爲什麼告訴我爲什麼？

（並沒看她。）一個人總不情願把他認爲最親愛的東西，放到這樣冒險的旅行裏面去。

李：

可是事實上你已經把你最親愛的東西放進去了。你的全部前程，你的整個的生命——

遠：

生命不一定就是人最親愛的東西。

李：（轉不過氣來地。）這是你那時的感覺嗎？
我想是的。

李：那時候你拿我當做世上最親愛的東西嗎？
我似乎記得是這樣。

李：可是那時候你已經跟另外一個女人結婚，你已經拋棄我好多年好多年了！

李：拋棄了你？你怎麼說？你該知道是一種更高的動機，逼着我那樣做。沒有那個人的幫助，我什麼事也做不成。

李：（自制。）那麼你是因了更高的動機拋棄了我的。

李：沒有那個人的幫助我不能進行我的事業。而他把你當做幫助我的代價。

李：你就付了那個代價。如數付了——連價都不還。

李：我來不及猶豫。要就成功，要就完結。

李：（顫慄的聲音，看着他。）你剛纔告訴我的可是真的——那時我是你世上最親愛的東西？

李：遠：不但那時，後來好久好久也還是那樣。

可是你依舊把我賣了。用你的愛情跟人家做了一場交易。賣掉我的愛情，抵換一個獨裁的權位。

李：遠：（悲傷地低下頭去。）我是受了那不可抗拒的需要所驅使，明惠。

李：遠：（從沙發裏站起來，氣得發抖。）你這個罪人！

（震驚，但自持住。）我已經聽過這個名字了。

李：遠：你別以為我說你違犯了國法。你那時所動用的什麼單據抵押之類的東西，你以為我把他們放在眼裏嗎？在那亂子發生的時候，如果我能在你身邊——

（急切地。）那麼怎樣呢，明惠？

李：遠：我要高興地和你一齊擔起那個擔子。那恥辱，那破產，我會幫助你把這一切都擔起來！

你會有那樣的志氣——那樣的力量？

李：遠：我都有因為那時我不知道你另外還犯了可怕的大罪！

什麼大罪！你說的什麼？

我說的是那件不可饒恕的罪惡。

（注視着她。）你一定瘋了。

（走近他。）你是個殺人的兇手！你犯了十惡不赦的罪。

（退到鋼琴邊。）你瘋了，明惠！

你殺了我的戀愛的生命。（更走近她。）你懂嗎？殺死靈魂比殺死肉體還要不可

饒恕。而你卻正犯了那樣不可饒恕的罪。

我犯了那樣不可饒恕的罪。

是的，你犯了那樣不可饒恕的罪。從前我一直沒有想到。我以為你的所以拋棄我

接受希惠，不過是愛河中的尋常風波，由於你的薄情，由於她的險狠。我祇不過瞧

不起你。可是現在我明白了！你拋棄的是你所愛的女人！我！我把你認為世上最親

愛的東西拿了去出賣，換取權位。你犯了雙重的謀殺罪！你殺死我的靈魂，也殺死

你自己的。

遠：

（冷靜地自抑。）你的興奮的感情，我已經看透了。你用這樣的眼光去看事情，是很自然的。因為你是個女人，所以你可以為世上唯一值得注意的東西，就祇有你自己。

李：

是的，一點也不錯。

遠：

你自己的心，是唯一的為你存在的東西。

李：

唯一的東西！唯一的東西！你說得對。

遠：

可是你得記住我是個男人，因為你是女人，你纔是我世上最親愛的東西。不過如果往回一想，一個女人有時也可以拿另一個女人代替的。

李：

（看着他笑了一笑。）你和希惠結婚的時候，就是那樣的想頭嗎？

不是的。不過我的遠大的目標幫助我忍受下來。我熱望着全國的經濟大權抓在我的手裏。一切藏在地下的，藏在山裏的，藏在樹林裏的，藏在海裏的財富，我熱望牠們都集中在我的手裏，我自己做這一切的主人，然後來改善千千萬萬人的生活。

李：（沒入沈思。）我知道。我還記得我們化了好多的夜晚，談論你的計劃。
遠：是的，我是可以告訴你的，明惠。

李：我還取笑你的計劃。我問你是不是要把所有在礦裏睡着的精靈都一齊喚醒。

遠：（點頭。）我記得那句話的。（慢慢地。）「所有在礦裏睡着的精靈。」

李：可是你並沒有拿牠當做笑話。你說：「是的，是的，明惠，那正是我要做的。」

遠：怎麼不是呢。假如那時我的腳能够踏進鞍鐙——那是全靠着那個人的。他能够，
李：他會穩定我在銀行的地位，祇要我能——

李：是的，正是這樣！祇要你能把你愛的那個女人，她也不計一切地愛着你的那個女人，
遠：放手。

李：我知道那個人對你的狂熱。我知道沒有別的條件可以使他——
遠：所以你就把交易講定了。

李：（熱切地。）是的，明惠，我那樣做了。因為對於權力的熱愛在我是無法控制的。所以我就講定了交易；我不得不那樣做。於是那個人幫我向我期望的高處爬上了

一個人——

那一個人？

承緒。

承緒？

是的，承緒——你的兒子。

他真是那樣地得你的歡心嗎？

要不然我爲什麼把他帶了去，服侍他那麼久呢？爲什麼呢？

我以爲是出於你的憐憫心，像你做別的事一樣的。

（內心強烈地激盪。）憐憫！哈哈！自從你拋棄了我之後，我再不知道什麼叫做憐憫。我起不了那樣的感覺，假如一個貧苦飢餓的孩子來到我的門口，顫抖哀泣，討一點喫剩的菜飯，我祇叫底下人去打發他。從不想把他帶到自己跟前，叫他在爐邊取暖。從不想看着他喫飽喝够得一些愉快。可是我記得清清楚楚，我年輕的時候決不是這樣的。是你使我祇剩了個沒有靈魂的軀殼。

李：遠： 可是你對承緒還是很好的。

是的，我對你兒子還很好。可是對別的一切生物我的心已經變硬了。你騙去了我做母親的樂處和人生的幸福——也騙去了我做母親的苦處和眼淚。也許那正是我最重大的損失。

你是那樣的想嗎？

李：遠： 誰知道呢？也許那做母親的苦處和眼淚正是我頂需要的。（更加激動。）而那时候我又不能安於損失；那就是爲什麼我把承緒帶走的。我完全地收服了他。收服了他整個溫暖的真誠的天真的童心——直到——哦！

直到什麼？

直到他的媽媽——他生身的媽媽——把他從我那裏帶了回來。

他有不得不離開你的原因，他得住到城裏去。

（絞扭着手。）是的。不過我受不了那寂寞——那空虛我受不了那失掉承緒的打擊！

遠：

（眼裏露着惡意。）哼——不見得就失掉了吧，明惠。人的心不會那麼容易就跑到某種人——像住在樓下的那樣人的身邊去的。

李：

總之，我已經失去承緒，她已經把他奪回來了。縱然不是她，也另有其人。他屢次給我的信裏已經寫得明明白白。

遠：

那麼你到這裏來就是想要把他再奪回去了？

李：

是的。祇要我能够！

遠：

你能够的，祇要你有那樣的決心。因為你對他有優先堅強的權利。哦，權利，權利！權利有什麼用？假如他不是自願歸我，就算不得歸我。我一定要他！我一定要我孩子的心，完整無缺——現在就要！

遠：

可是你別忘記承緒已經是二十多歲了。你不能打算老佔住他的心，又要完整無缺。

李：

（陰鬱地一笑。）也無須太久。真的嗎？我總以為在你要求一件東西的時候，你要牠終生都屬於你。

李：我是這樣的。不過那個意思依然是不很長久。

遠：（大驚。）你這是什麼話？

李：我想你該知道這許多年來我的身體壞透了。

遠：是嗎？

李：你不知道？

遠：不知道。我怎麼能知道呢？

李：（驚異地看着他。）難道承緒沒有告訴過你？

遠：我不記得他不是告訴過我。

李：他一點也沒提到過我？

遠：哦，對了，提是提到過的。不過我不輕易見到他。樓下那個人老是叫他避開我。叫

他避開我，你懂吧？

李：你斷得定是那樣的嗎，志遠？

遠：斷得定，毫無疑問。（改變語調。）那麼你這一向身體很壞？

李：是的，很壞，今年秋季更厲害起來。所以我不得不到北平來看大夫。

遠：你已經看過大夫了嗎？

李：是的，今天朝晨看過。

遠：他們怎麼說呢？

李：我一向懷疑的事他們替我證實了。

遠：嗯？

李：（安靜地。）我的病不會醫得好了。

遠：哦，你不要相信他們，明惠。

李：這是沒法治的症候。所有醫生都束手無策。他們祇能聽其自然。擋不住牠的變化。

遠：頂多祇能替我減輕點痛苦。當然那也不算壞。

李：哦，就是聽其自然，短時間裏也不會有問題的。我敢斷定是這樣的。

遠：他們告訴我，也許我還可以撐過這個冬天。

李：（不假思索。）哦，那很好，冬天長得很呢。

李：遠：

(靜靜地。)至少在我不算太短。
(急切地，轉換話題。)可是你怎麼會得了這樣的病呢？你的生活那樣的有規則，那樣的講究衛生？

李：遠：李：

(看着他。)醫生說也許我從前有一次感情上受了重大的刺激。

(火起來。)受了重大的刺激！哈哈，我明白了。你暗暗地說那是我的過錯？

(心緒愈加紛亂。)現在來談這些話已經太遲了！可是在我離開這兒之前，我一定要討回我的心愛的孩子！
想一想，我就有說不出的傷心。我不久就要離開這一切叫做生命的東西了——太陽，光明，空氣——而我死後，沒有一個人會想我，沒有一個人會親愛而又悲傷地紀念我，像一個孩子紀念他死去的母親那樣。

(靜默一會。)明惠，把他帶去好了，祇要你做得好。

(高興地。)你同意了？你捨得嗎？

(陰鬱地。)我捨得，而且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犧牲。因為實際上他已經算不了我的兒子。

李：謝謝你的犧牲！可是我還有一件事要求你——在我也算是一件大事，志遠，什麼事？

李：你一定要說我有孩子氣的——因為你不會瞭解——

遠：講出來——講出來好了。

李：我死了之後——我不久就要死了——有一份不小的財產。

遠：是的，我想是這樣的。

李：我意欲把牠留給承緒。

遠：是的，你真是已經沒有比他再親近的人了。

李：（熱烈地。）沒有了，沒有比他再親近的人了。

遠：你自己族裏沒有別的人，你是最後一個人了。

李：（慢慢地點頭。）可不是我！一死，李家這個姓也就消滅了。想起來多傷心。人死了

連姓也傳不下來——

遠：（火起來。）呵，我明白你在那兒搗什麼鬼了！

李：（熱情地。）我死後，讓承緒姓我的姓！

遠：（粗暴地看着她。）我已經看透你的用意。你想叫我兒子不要姓他爸爸那可恥的姓。那是你的用意。

李：不是，決不是！我自己要能跟你同姓，都要覺得光榮呢！可是一個母親在她要死的時候——姓這東西，有你想不到的結合的力量。

（冷靜而驕傲地。）好吧，明惠，我有那樣的勇氣，讓我一個人來姓鮑。

李：（緊握着他的手。）謝謝你，謝謝你！現在我們中間的事算已經完全定了。是的，就是這麼辦吧！你已經盡你的力量補起你的過失。將來我死之後也可留下一個李承緒做我的後代了。

（便門忽被打開。鮑太太披着圍巾站在門口。）

（怒冲冲地。）承緒這一輩子，也不讓他姓李！

（縮回。）希惠！

遠：（粗暴地威脅。）我不准許任何人到我房裏來！

鮑：

（向前走進一步。）我用不着你准許。
（向她走去。）你要跟我怎麼樣？

遠：

我要盡我的全力替你奮鬥。我要保護你不受惡勢力侵害。

鮑：

最糟糕的「惡勢力」在你自己身上，希惠！

李：

（粗暴地。）就算這樣吧。（刻毒地緊握着拳頭。）可是我告訴你，他要姓他父親

的姓。並且還要恢復他的光榮。我纔是他的母親！祇有我！我兒子的心是我的——我的，不是別人的。

李：

（她仍從便門出去，帶上門。）

（搖蕩不安。）志遠，承緒的生命會葬送在這場風波裏的。你跟希惠必須有一種諒解。我們馬上到樓下去。

遠：

（看着她。）我們你是說叫我也去？

李：

是的，我們兩個人去。

遠：

（搖頭。）告訴你吧，她的心腸硬着呢，硬得就像我夢想從礦裏鑿出來的金子一

李：

樣。

試試看吧。

（鮑沒有作答，站在那裏，懷疑地看着她。）

第三幕

景同第一幕。沙發邊的燈依舊在亮着。花房裏的燈已經熄了。

鮑太太仍披着圍巾，怒猶未息地打前廳的門走了進來，走到窗邊，把窗帘向旁邊拉開一點，看外面；退坐到火爐旁。可是隨即又站起來，走過去，按電鈴。站在沙發邊等了一會。沒有人應，又着力地按。

使女隨即從前廳進，睡態朦朧，很不高興。衣服顯着慌忙穿起來的痕跡。

（暴躁地。）你怎麼了，羅媽？我按過兩次鈴了！

是的，太太，我聽到了。

怎麼不馬上就來？

鮑：使：鮑：

使：鮑：（不高興地。）我得披上點衣服呀。

好，你快把衣服穿好，馬上去，找我的兒子回來。

使：鮑：（驚訝地看着她。）您叫我去找少爺？

是的；告訴他，叫他馬上就回來，我有話跟他講。

使：鮑：（嘆喏。）那麼，我到管事房去把車夫叫起來。

做什麼？

使：鮑：叫他駕馬車呀，外面雪落的很大。

哦，用不着，快去吧，轉過一個彎就到了。

使：鮑：太太，那怎麼是轉過一個彎呢？

怎麼不是你不曉得謝家的別墅嗎？

使：鮑：（怨懟地。）哦，那自然知道了！可是少爺今晚是在謝家嗎？

（驚訝。）怎麼，不在謝家在那裏？

使：鮑：（輕輕一笑。）哼，我還以為他是在老地方呢。

鮑：老地方，是什麼地方？

黃太太。

黃太太？我的兒子不常到那裏去的。

（半吞半吐。）我倒聽說他每天都去那裏呢。

那都是胡說去，一直到謝家去，拉他回來。

（把頭一揚。）好，我這就去。

（她正要走出前廳去，門忽地開了，李明惠和鮑志遠站在門外。）

（倒縮了一步。）這是怎麼說？

（駭極，絞着手。）哦，天哪！

（低語使女。）告訴他，他必須馬上就回來。

（輕聲地。）是了，太太。

（李明惠走進來，後面跟着鮑志遠。使女打他們身後剗到門口，走了出去，帶上門。）

(沈默片刻)

鮑：(恢復了自制力，轉向李。)他到樓下來有什麼事？

李：他想跟你互相諒解。

鮑：他從來沒有那樣想過。

李：可是今天晚上他是這樣想了。

鮑：我們最後一回對面站着——是在法庭上，是在我被傳了去招供的時候——

遠：(走近了點。)今天晚上我自己要招供一切。

鮑：(盯視着他。)你自己？

遠：不是招供我做錯的事，那是全國都曉得的。

鮑：(苦痛地嘆了口氣。)是的，那是不錯的，全國都曉得。

遠：但是他們不曉得我為什麼要那樣做，為什麼不得不那樣做。他們不明白我非做不可的原因，因為我是我自己——我是鮑志遠——不是別人。這也就是我現在要對你解釋的。

遠：鮑：遠：鮑：

（搖頭。）沒有用。花言巧語開脫不了一個人的罪名。可是在那說話本人的心目中，卻可以有開脫的作用。

（拒絕的姿勢。）哦，別提那些吧！你那倒霉的事情我已經想夠了。饒了我吧。

我也想得不少。當我困在籠子裏那遙遙無盡的五年，我有的是時間去想。當我在樓上廂房裏那八年，我的時間更多。那整個的案件，我自己把他重審一番。一次又一次地我重審牠。我做我自己的原告，做我自己的辯護人，做我自己的裁判官。我敢說我比任何人都公正無私。我在廂房裏走來走去，把我那些行爲一件一件翻來覆去的想。我像任何一個冷酷無情的律師那樣，從各方面去考查牠們。我常常歸結到的最後的判決是：我所觸犯了的，傷害了的唯一的人是我——我自己。

我怎麼說呢？我的兒子怎麼說呢？

我說我自己的時候，是連你們包括在裏邊的。

那幾百幾千的，據說是你把他們毀滅了的那些人又怎麼說呢？

（越發憤激。）那時候權在我手裏，同時我心裏又感到那不可抗的使命，那遍布

全國，深埋地下的被幽禁的幾千百萬財產，向我高呼！牠們呼喊我去解放牠們！可是別的人都聽不見他們的叫喊，祇有我聽得清清楚楚。

是的，不過結果是沾污了鮑志遠的姓名。

遠：鮑：遠：鮑：假如別的人有了權，你說他們會不會像我一樣做出那些事來呢？

不會的，不會的，祇有你纔會做那樣的事？

或許不會，不過那一定由於他們沒有我的腦子。所以即使做，也不會抱着我那樣的目的。他們所作所為將是另一種式樣。總之，我宣告我自己無罪。

（靜靜地聲辯。）哦，你能說得那樣有把握嗎？

（點頭。）是的，我是無罪的。但接着來的是大大的苦痛的自責。

那是什麼呢？

遠：鮑：遠：鮑：我不該躲在樓上浪費了八年寶貴的生命。我一被釋放出來的那天就應該走進

社會——走進那如火如荼的現實世界開始再來，從新走向那高高的地方——

走得比從前還要高——不顧一切阻礙。

遠：鮑：

哦，那不過把舊戲再演一回罷了。絕不會有什麼出入。

（搖頭，語意深長地看着她。）誠然世上沒有全新的事。不過已經發生過的事也不至於完全重演一回。人的眼睛可以使行爲變形。眼睛一時一時不同，所以他改變了舊的行爲。（中斷。）不過你是不會懂得這些的。

（簡略地。）是的，我不懂得。

呵，那正是叫人傷心的地方——沒有一個人瞭解我。

（看着他。）從來沒有過嗎？志遠？

也許有過一個。不過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而那時候我還感覺不到需要瞭解。可是此後就再沒有人能够瞭解我了。沒有一個人體貼到我的心思，把我喚醒，替我敲響晨鐘，喚起我勇敢地重新工作。也沒有人鼓勵我讓我感覺到並沒有犯過什麼十惡不赦的罪。

（譏笑。）原來你還要借助外力使你感覺沒有犯過罪嗎？

（更加氣憤。）是，當全國的人都在那兒切切啾啾的議論，說我跌下去了，再也

遠： 鮑： 遠： 鮑： 遠： 鮑： 遠： 鮑： 遠： 鮑：

翻不過身來了的時候，我自己就給攪得也有點要相信起來。（昂起頭）可是我的內心的自信這時立刻起來壓下去那種想頭，我依舊感覺到我並沒有錯。（粗暴地看着他。）你爲什麼從來不跟我講你所說的瞭解是什麼東西？跟你講，那有什麼用呢？

（憎惡的態度。）歸根結底一句話，除你自己之外，什麼東西你也不會愛過。

（驕傲地。）我愛過權力。是的，權力！

那在我週圍創造起廣大的人類幸福的權力！

你曾經有過權力可以使我快樂。可是你那樣做了嗎？

（不看她。）翻船的時候。總要有人落水的。

還有你自己的兒子！你可會用過你的權力——你可會操過心——使得他快樂嗎？

我不知道他。

鮑： 鮑： 遠： 鮑： 遠： 鮑： 遠： 鮑： 遠： 鮑：

是的，一點也不錯。你連知道都還不知道他。

你是他的母親，你該替他操心。

（高傲地看着他。）哦，你不知道我操的是什麼樣的心！

你？

是的，我，我一個人。

那麼你操的是什麼樣的心？

我操的心是你的紀念。

（乾笑一下。）我的紀念哦聽起來就好像我已死了好久似的。

（加重地。）你「是」已經死了好久了。

（慢慢地。）是的，也許你是對的。（火上來。）可是不，不還沒有！我會接近過生死

關頭，可是現在我又活了。我又甦醒過來了。面前依舊放着無限的前途。我看到牠

在等待着，我，光華燦爛。你——你將來也會看到的。

（決不相信。）不要再夢想什麼前途了。靜靜地躺在你安歇的地方吧。

鮑：李：
（震驚。）希惠，希惠！你怎麼能！

（沒有聽她的。）我要在你的墳上豎起一塊紀念碑。

紀念我的恥辱是嗎？

鮑：遠：鮑：李：
（愈加興奮。）哦，不，那碑不是銅的，也不是石頭的。在那上面，不許刻任何人的醜史，使得他難過。我要在你墳墓的週圍，密密層層地種上松柏和荊榛。牠們將掩蓋起一切過去的不幸。使得人們再不能在面前，背後，對鮑志遠指指點點，交頭接耳地談論他。

鮑：遠：
（啞聲地，尖刻地。）這就是表示你愛我的工作。

我不是用自己的力量做。那樣我做不到。但是我已養大了一個幫手，他將擔負起這份責任。他的生命將是那麼純潔，那麼高尚，那麼光明，使得你從前在黑暗中留下的痕跡，根本就像沒有過。

（陰鬱地，威脅地。）假如你指的是承緒，你就馬上講出來。

鮑：遠：
（直視着他。）是的，我說的是承緒；是我的兒子；是那人家要拿他去做自己贖罪

的替身的孩子。

鮑：遠：

（向李看了一眼）拿他去贖回我該死的罪。

（敲鼓邊）那不過是對一個陌生人犯的罪。你要想想對我所犯的罪！（得意地看着他們兩人。）可是他不會聽你的話的！我叫他做什麼，他就要做什麼！他將永遠留在我的身邊，留在我的身邊！別的無論誰，他也不會跟他去。（忽然靜聽，叫了起來。）我聽到他的聲音！他來了，他來了！他來了！承緒！

（鮑承緒慌張地推開前廳的門，走了進來。他穿着大衣，頭上戴着禮帽。）

（臉色蒼白，着急地。）媽媽這是怎麼回事——（看到站在通花房的門邊的鮑志遠，他驚駭地脫了帽子。靜默了一會。他問：）您叫我做什麼，媽媽出了什麼事嗎？

（伸手去攬他。）我想看見你，承緒！我想你永遠留在我的身邊！

（斷續地）永遠在您的身邊？您這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要留住你？有人想把你帶走呢！

（倒退一步）呵——您已經知道了？

鮑：是的。你也知道嗎？

承：（驚訝地看着她。）我也知道？當然我也知道了。

鮑：怎麼，原來你們是背着我商量好的？承緒！你

（急速地。）媽媽，告訴我你知道的是什麼？

鮑：什麼事我都知道。你姨媽來這兒就是帶你走的。

明姨媽！

承：哦，承緒聽我對你講幾句話！

鮑：（繼續地。）她想我把你給她。她想代替我做你的媽媽，承緒！她想叫你從現在起，

就做她的兒子，不做我的。她想叫你承繼她的一切，丟掉你自己的姓。姓她的姓。

明姨媽，這是真的嗎？

承：是的，是真的。

李：我一點也不知道這些事，爲什麼您又要再帶我走呢？

李：因爲我感覺到失掉你了。

鮑：（粗暴地）你失掉了他，是歸還給我。那是應該那樣的。

（懇求地看着他。）承緒，我不能失掉你。因為，告訴你吧，我是個寂寞的快要死的人了。

承：快要死了——

李：是的，快要死了。你願意去伴着我到我臨終嗎？朝夕不離地伴着我？伴着我，就像我自己親生的孩子似的——

鮑：（插嘴。）並且要你拋下你的媽媽，還要你放棄你遠大的責任。你願意嗎，承緒？我是個必死無疑的人了。答應我吧，承緒。

（熱烈地，帶着感情。）明姨媽，你待我好到不是言語所能形容出來的。我在你身邊長大起來，過着美滿的生活，像任何幸福的孩子所能享受到的。

承緒承緒！

你說出這樣的話我多麼高興！

承：可是現在我不能那麼辦了，要我整個地供獻給您，做您的兒子，那是辦不到的。

鮑：（得意地。）呵，我早知道了！他不會跟你去的！他不會跟你去的，明惠！

李：（傷心地。）我知道的。你已經收服了他。

鮑：是的，是的！他是我的，他永遠是我的承緒，告訴你明姨媽，你是我的；我們母子倆有着長長的路要一齊去走，是不是？

承：（不知所措地。）媽媽，我不如也坦白地告訴你吧——

鮑：（急切地。）什麼？

承：恐怕，我能跟您一齊走的路，也不很長。

鮑：（像聽了晴空霹靂。）你這是什麼意思？

承：（鼓起勇氣。）我該怎麼說呢？媽媽！總之，我年青！我覺得這屋裏沈悶的空氣，好像要把我悶死。

鮑：沈悶的空氣！和我住在一道沈悶？

承：是的，和您住在一道，媽媽。

李：那麼跟我走吧，承緒。

承：哦，明姨媽，跟您在一道也好不到那裏的。並沒有什麼兩樣。那兒也有玫瑰和萬年青的香味，那兒也正和這裏一樣的悶氣。

承：鮑：（震動地，隨即努力恢復了鎮靜。）你竟然說你媽媽的房裏沈悶！

承：鮑：（漸漸不耐。）是的，我不曉得別的應該怎麼說法。什麼循規蹈矩，什麼遠大的責任，或是隨你叫他什麼吧，我不能再忍受下去！

承：鮑：（十分莊嚴地。）承緒，你忘了你的生命已經獻給什麼樣的事了嗎？

承：鮑：（發作出來。）哦，倒不如說您已經把我的生命獻給什麼事情的好。您，您是我的志向。您從沒給我個機會讓我有我自己的志向。可是現在，我不能再忍受這種束縛了。您得記住，媽媽，我是個年青的人。（恭敬而顧忌地看了鮑志遠一眼。）我不能把我自己獻出去替別人贖罪，無論那個人是誰。

承：鮑：（躁急起來。）誰把你改變了，承緒！

承：鮑：誰？您想不到那是我自己嗎！

承：鮑：想不到！想不到！你一定聽信了別人的話。不再受你媽媽的支配了，也不再受你

的——你的養母的支配了。

承：（做作的不服。）我在受我自己的支配，媽媽；我在執行我自己的意志！

遠：（走向承緒。）那麼也許我的時候到底來了。

承：（疏遠地，做作的恭敬。）這是什麼話？您這是什麼意思！

鮑：（輕蔑地。）是的，你該那麼問他。

遠：（不爲所動地繼續下去。）聽着，承緒——你願意跟你爸爸共受甘苦嗎？一個失

敗的人不能靠着別人的幫助再爬起來的。你在這沈悶的屋子裏所聽到的，那都

是些無稽的神話。即使你打定主意要做一個幹父之蠱，那對我也沒有一點好處。

（相當的尊敬。）那是不錯的。

遠：承：是不錯的。同時假如我自甘退讓，在卑賤的懺悔中了此一生，一樣也不會有什麼

用。這些年來，我也曾用希望和幻想來哄騙我自己。可是我不是個這樣就可滿足

的人，所以現在決心拋開幻想了。

承：（輕輕地鞠了一躬。）您——您預備怎麼樣呢？

遠：

我要自謀補償，這就是我預備做的。我要重新做起。人祇有從他的現在和將來當中，纔能補償他的過去。祇有從工作，不厭倦的工作當中，纔能抵贖他的罪。因為工作，從年輕時候起，我就覺得牠是生命的意義。而現在，我更感到牠一千倍地偉大了。承緒，你肯跟我合作，幫助我過這樣新的生活嗎？

（警告他。）不要那樣做，承緒！

（熱烈地。）要那樣做，要那樣做的！幫助他，承緒！

你不說你是個寂寞快死的人的嗎？你爲什麼又叫他那樣做！

我並不怎樣替自己打算。

是的，你的目的不過要他不要跟着我罷了。

一點也不錯，希惠。

你肯嗎，承緒？

（痛苦萬狀。）爸爸，我現在不能夠。那是絕對辦不到的。那麼你想做些什麼呢？

承：（突地神采煥發。）我年青，我要好好地過活，像別的青年人一樣。我要過我自己的生活！

李：難道你不能犧牲兩三個月的時間，讓一個風燭殘年的人，略微得一點安慰嗎？

承：我不能，姨媽，不管我心裏是怎樣地願意。

李：爲着一個那麼熱烈地愛你的人也不能？

承：我鄭重地告訴您，明姨媽，我不能。

鮑：（叮視着他。）連你媽媽也管不住你了嗎？

承：我要永遠地愛您，媽媽；可是我不能爲您一個人生活着。那不是爲我自己的。生活。那麼還是來跟我合作吧。因爲生活，生活的意思就是工作，承緒來，我們父子倆一齊踏上生活，合力工作。

承：（熱情地。）是的，您說的不錯。可是現在，我還不需要工作！因爲我年青！我從前還不大明白，可是現在這種見解在我週身的每一根血管裏刺痛。我不要工作！我祇要生活！生活！生活！

鮑：（猜測的喊聲。）承緒，你想爲着什麼生活呢？

（兩眼閃光。）爲着快樂，媽媽！

你以爲在什麼地方能找到牠呢。

我已經找到了！

（尖叫。）承緒！承緒很快地走到廳門口，掀開牠。）

（向外邊喊。）帆妮，你現在可以進來了！

（黃太太穿着大衣，走到門口。）

（兩手高舉。）黃太太！

（躊躇，用徵詢的眼光看着承緒。）你叫我？——

承：黃：鮑：是，現在你可以進來了，我已把事情告訴他們了。（黃太太走進屋來。承緒關上門。她規矩地向鮑志遠行禮，他默默地還禮。沈默片刻。）

黃：（柔和而堅決的聲音。）那麼話已講明了——我想你們一定都以爲我妨害了你們的家庭？

鮑：（慢慢地，狠狠看着她。）你把我生命中最後的一線希望都毀滅了。（發作起來）

可是這一切——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黃：我很明白，在你看這一定是不可能的，鮑太太。

鮑：是的，你自己該明白那是不可能的。不然——

黃：我看還不如說那是不該有的。可是竟然有了。

（轉過來。）你真的想這樣做嗎，承緒？

承：在我這就是快樂，這就是生命的美滿和幸福。媽媽，我所能對您說的就是這個。

鮑：（交叉着手，向黃。）哦，你把我可憐的兒子引誘到這樣的地步！

黃：（驕傲地昂着頭。）我並沒有做這樣的事。

鮑：你沒有做這樣的事？

沒有，我並沒有引誘他。承緒出於他自己的本心去接近我的。我呢，出於自己的本心也就接受了他。

鮑：（用輕蔑的眼光打量着她。）是的，不錯！我相信是那樣的。

黃：（自制。）鮑太太，在人類的生命中，有一種力量，你似乎一點也不知道。什麼力量，倒要請教？

黃：那力量註定兩個人必須緊密地毫無顧忌地結合到一起。

鮑：（微笑。）我想你已經跟一個人緊密地結合過了。

黃：（突然。）可是那個人遺棄了我。

鮑：聽說他還活着。

黃：在我他算是死了。

承：（固執地。）是的，媽媽，在帆妮那個人算是死了。並且，那人對我沒有什麼關係。

鮑：（嚴厲地看着他。）那麼這一切都知道了——你曉得那個人？

承：是的，媽媽，我曉得——這一切都曉得！

鮑：那麼你還能說那跟你沒有什麼關係嗎？

承：（厭煩，暴躁。）我祇能告訴您所需要的是快樂！我年青！我要生活！生活！生活！是的，你年青，承緒。可是你太年青了不該談這些事。

黃：

（堅決熱誠地。）鮑太太，你不要以為我沒有對他說過這些話。我從頭至尾地對他說過。我一次又一次地提醒他，我是比他大七歲的。

承：

（插嘴。）哦，廢話，帆妮——我早就知道了。

黃：

可是無論——無論怎麼說都是沒有用的。

鮑：

真的嗎？無論怎麼說沒有用？你為什麼不乾脆拒絕了他呢？你為什麼不把他推到門外呢？你應該那樣做的，應該早就那樣做的。

黃：

（看着她，低聲地說着。）我不能那樣做，鮑太太。

鮑：

為什麼不能那樣做？

黃：

因為這也是我的快樂。

鮑：

（輕蔑地。）哼，快樂，快樂——

黃：

我從前沒有享受過快樂的滋味。我不能因為牠來的晚了。我就把牠推開去。

鮑：

你以為這種快樂會站多久呢？

承：

（插嘴。）媽媽，站得久站不久現在都沒有關係。

承：鮑：（生氣地。）你是個瞎眼的東西！你懂得這一切會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活！我不想盤算將來的事。我不想向任何方向去探望；我祇是決定要過我自己的生

承：鮑：（傷心地。）你把這個叫做生活，承緒！

您不知道她多麼可愛！

承：鮑：（絞着手。）我還得再擔一次恥辱的擔子！

遠：李：（在臺背部，粗暴而尖刻地。）喝——你是慣於擔那樣的擔子的，希惠！

（央求地。）志遠！

承：李：爸爸！

承：鮑：我得一天一天眼睜睜地瞧着我自己的兒子和一個——和一個——

承：鮑：（粗暴地打斷她的話。）那樣的事情不會放在您的眼前的，媽媽。您放心好了，我不預備留在這兒。

黃：（快而堅決地。）我們要離開這裏，鮑太太。

鮑：（突然變色。）你也要離開這裏？你們一齊走？

黃：（點頭。）是的，我要走到上海去。我帶着一個年青的女孩子跟我一道。承緒跟我們同行。

鮑：跟你——和一個年青的女孩子同行？

黃：是的。那女孩子就是陳繡玉。我把她帶來跟我同住的。我想叫她到上海去多受點音樂的教育。

鮑：那麼你是帶她跟你一道去了？

黃：是的。我不能讓她一個人出去，我不放心。

鮑：（暗暗地發笑。）這事你怎麼說呢，承緒？

承：（忸怩不安。）嗯。媽媽，既然帆妮要這樣做——

鮑：（冷冷地。）那麼這個體面的旅行團什麼時候動身呢？

黃：我們今天晚上馬上就走。我那帶篷的馬車在謝家門外的路上等着呢。

鮑：（從頭到腳地打量她。）呵，這這就是你們的團體？

黃：（微笑。）是的，我們的團體就是承緒和我。自然還有繡玉。

鮑：那麼她現在在什麼地方呢？

黃：她坐在馬車裏等我們。

承：（苦痛不安。）媽媽，您總可以明白了吧？這件事我不打算告訴您——跟別的人的。

鮑：（十分痛苦地看着他。）你打算離開我連一句再見也不說！

承：是的，我想那樣頂好，省得大家難過。我們的箱子行李都已收拾好了。可是您既然去叫我，我——（伸過手去。）再見了，媽媽。

鮑：（拒絕的姿勢。）不要碰我！

承：（溫和地。）那就是您的臨別的話嗎？

鮑：（冷板地。）是的。

承：（轉過來。）那麼再見吧，明姨媽。

李：（緊握他的兩手。）再見，承緒，過你自己的生括——快快活活的。

承：謝謝姨媽。（對鮑志遠鞠躬。）爸爸，再見。（向黃低語。）我們走吧，越快越好。

黃：（也是低聲地。）好，走吧。

黃：鮑：（惡意地一笑。）黃太太，你帶着那個女孩子一齊走，你以為那是聰明的舉動嗎？（報以一笑，半開玩笑半認真地。）男子本來是沒有專心的，鮑太太。女人也是一

樣。將來一旦承緒跟我，或是我跟他攪翻了，那麼他，可憐的孩子，能有個退步，與我們兩個人都好。

可是你自己呢？

黃：鮑：那時候我知道我該怎麼做。再見吧，各位！

（她鞠了一躬打廳門走了出去。承緒猶豫不定地站了一會，然後轉過身跟她走去。）

（放下她執着的手。）沒有孩子了。

（像是覺悟過來，決定地。）那麼獨自個走到那風浪裏去好了！我的帽子大衣！

（急走向門邊。）

鮑：李： 遠：李： 遠：李：

（驚駭，擋住他。）志遠，你到那兒去？

走到生命的風浪裏去，我告訴你。讓我走，明惠！

（阻止他。）不，我不讓你出去！你有病。你臉色多難看！讓我走，聽到沒有？

（掙了開去，打廳門走了出去。）

（在門空裏。）來幫我拉住他，希惠！

（站在室中，冷酷地。）我不要拉住什麼人。讓他們走好了——小的也走，老的也走！他們喜歡走到什麼地方，就走到什麼地方去。（突然尖叫了一聲。）承緒，不要離開我！

（她張開臂膀衝向門邊。李明惠擋住她。）

第四幕

屋外的一片空場。房子在右邊，可以看見伸出的一角。露出一個門，下有一小段石階。臺背是陡坡，遍植杉樹。臺左是一個樹林，但祇露出一部份。風雪已停，各處掩着厚厚的雪。杉枝壓得彎了下來，黑沈沈的夜，罩着凍雲。月亮有時微弱地露一下臉。積雪上反射出一點昏暗的光。

鮑志遠，鮑太太，李明惠，都站在石階上，鮑志遠疲乏地倚着牆。他的大衣本來是披着的，現在是滴溜到半邊。他一手拿着一頂軟胎的呢帽，一手拿着一根多節的手杖。李明惠的大衣掛在臂上。鮑太太的大披風滑到肩頭，頭髮露在外面。

李：
(攔住鮑太太的路。)不要去追他，希惠！

鮑：（懼怯慌張。）讓我出去，快放手！我不能讓他離開我！

李：那是一點用也沒有的，你明白嗎？你不會追得上他的。

鮑：讓我走，明惠！我要一路高聲的喊下去，他不會聽不見他媽媽的喊聲的！

李：他不會聽見的，你想想，他這時一定已經坐在馬車裏了。

鮑：沒有，沒有，他不會已經上了車。

李：門都已經關上很久了，我不會騙你的。

鮑：（絕望地。）假如他已上了車那麼他是跟她在一道了，跟她——她！

遠：（悲傷的笑。）那麼也許他聽不見他媽媽的喊聲了。

鮑：是的，他不會聽見了。（傾聽。）聽！那是什麼？

李：（也靜聽。）那像馬車的鈴聲！

鮑：（驚叫，抑制。）正是她的馬車！

李：也許是別人的。

鮑：不，不是黃太太的帶篷馬車，我聽得出那銀鈴的聲音！你聽！正趕過這裏，山脚下邊！

李：

（急速地。）希惠，假如你想叫他，現在正是時候！也許還能——（叮噹的鈴聲打樹林裏漸漸響近。）快，希惠！現在他們正在下邊！

鮑：

（站在那裏猶豫了一會，然後她力自振作，嚴酷地說話。）不，我不想叫他了。讓承緒離開我好了——遠遠地，——到那什麼生命跟快樂那兒去吧。

（鈴聲向遠處消失。）

李：

（靜默了一會。）現在鈴聲是聽不見了。

鮑：

那像是報喪的鐘聲。

遠：

（乾笑一下。）哦，喝——今晚上牠可不是爲我響的！

鮑：

是的，牠是爲我響的——也是爲那個離開我的人響的。

李：

（含蓄地點頭。）可是希惠，誰又能料定那不是預報他的生命和快樂的呢？

鮑：

（突然振作，注視着她。）什麼生命和快樂！

李：

至少暫時是這樣的。

鮑：

讓她跟她在一道去認識生命和快樂，這事你受得了？

李：（熱情地。）是的，我受得了，我從心裏說受得了。

鮑：（冷冷地。）那麼你一定比我富於愛力。

李：（看着遠方。）也許因為沒有愛，這力量纔能保持到現在。

鮑：（凝視着她。）這話要是真的，那麼明惠，不久我就要跟你一樣地富於愛力了。
（她轉身回到屋裏去。）

李：（站在那裏神態不寧地看着鮑志遠；隔了一會，小心地把手放到他的肩上。）進去，志遠，你也該進去了。

遠：（如夢初醒。）我？

李：是的，寒氣太重了，你受不了；我看得出來，志遠進去，跟我一道進去，到屋裏去，到火爐邊去。

遠：（憤然。）再回到樓上的廂房裏是不是？
用不着，回到樓下客廳裏就行了。

李：（怒氣勃發。）我的腳永遠不再踏進這所房子。

李：那麼你要到什麼地方去呢？這樣晚，這樣黑，志遠

李：（戴上他的禮帽。）首先我要去看看我的埋藏着的一切財富。

李：（着急地看着他。）志遠，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李：（大笑，問着咳嗽。）哦，不要怕，我不是說我有藏起來的財物。（截住，指着。）你看

見那兒有個人嗎？那是誰？

（陳詩遺，裹着件破舊的斗篷，上面蓋着些雪。他的帽邊向下罩着，手裏拿着把大雨傘。走向那屋角。喫力地在雪裏喘着。他的左腳有點拐。）

陳：詩遺！你又來找我做什麼？

陳：（擡頭看。）哦，老天爺，你在外邊，志遠，（鞠躬。）鮑太太也在這裏。

陳：（立刻地。）這不是鮑太太。

陳：哦，對不住得很，你看，我的眼鏡落到雪地裏去了。可是你怎麼，你的腳從沒有出門一步？

陳：（不關心，高興地。）這正是我該出來重見天日的時候，你懂嗎？押了差不多三年

的拘留所，坐了五年的牢，在那樓上又住了八年——

（傷心。）志遠，我求你——

呵，是的，是的！

可是我要問你，你又到這兒來做什麼？

陳：遠：（仍站在石階下。）我想到你這兒來，志遠。我覺得非到你這兒來不可，到那個廂

房裏。呵，那廂房——

遠：我剛纔把你趕了出去，你還要到我這兒來？

陳：哦，那不能擋住我不來。

遠：你的腳怎麼了？我看你有點拐。

陳：是的，你以為怎麼了吧？——我被車子碾傷了。

遠：碾傷了！

陳：是的！被一輛帶篷的馬車碾的。

遠：哦！

陳：李：陳： 駕着兩匹馬。他們從山上衝了下去。我來不及避開路，所以——
所以他們就走你的身上碾過了？

他們正衝着我跑下來，太太——不，小姐？他們正衝着我跑下來，把我撞得在雪地裏打了好幾個滾——所以我的眼鏡丟了，我的傘破了。（揉着腿。）我的腳踝也受了傷。

陳：遠： （暗笑。）你知道車裏坐的什麼人嗎？詩遺？

不知道，我怎麼能看得見呢？那是帶篷的馬車，四邊帘子都已放下了。並且我被撞着滾下去的時候，那車夫連停也沒有停一刻。不過那也沒有關係，因為——（爆發出來。）哦，我多快活，多快活！

快活？

陳：遠： 是的，我不知道怎麼說纔好。不過我想用快活這兩個字也就差不多了。發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那也就是爲什麼我忍不住——不得不來把我的快活分點給你，志遠。

遠：

（粗暴地。）好，那麼分出來吧！

李：

哦，可是先把你的朋友帶到屋裏去再說，志遠。

遠：

（嚴酷地。）我已經對你講過，我決不再到屋裏去。

李：

可是你沒有聽到嗎？他被車子碾了！

遠：

在生命的路上我們都被碾過的。祇要再站起來就是了，不要讓人知道你是受過

傷。

陳：

這意味深長的話，志遠。不過就在這裏，我也可以把我的事情告訴你；簡單幾句

話。

陳：

（較前溫和。）是的，你講吧，詩遣。

遠：

好，我這就講。你猜怎樣吧？今天晚上我打你這兒回到家之後，我收到一封信。你

猜是誰寫的吧？

陳：

許是你女兒陳繡玉寫的。

遠：

一點也不錯！你一猜就猜個着！是的，那是繡玉寫的一封很長很長的信。一個僕人

送去的。你還能想到裏面寫些什麼嗎？

也許那是向她的母親跟你辭行的。

陳：遠：

正是！正是！你猜事情的本領怎麼這樣好！志遠，她告訴我黃太太替她做了一種打算，要帶她到上海去學音樂。並且已經替她請了一個第一流的教師，陪她們一齊去——和繡玉一道念書。因為不幸繡玉有幾門功課從前沒有好好地學過。

（暗笑不止。）自然哪，自然哪，我已經完全明白了，詩遺。

陳：

（熱烈地說下去。）並且你想想看，她一直到今天晚上，纔知道這個計劃，他們一齊去旅行的計劃。可是她還騰得出功夫來寫信給我。並且那信寫得那樣地美，那樣地親熱。那裏面沒有一點瞧不起她爸爸的痕跡。還有在她動身之前，用一封信來向我們辭行，這又是多聰明的想頭。（笑。）不過我當然不能讓她就那樣的去。（疑問地看着他。）那又爲什麼呢？

遠：陳：遠：

她告訴我他們明天早晨動身，一清早就動身。

哦，真的——明天早晨她那樣告訴你嗎？

陳：（笑着，搓着手。）是的，我懂得那不過是個過門，是不是？所以我現在一直就到黃

太太家去。

今天晚上？

陳：遠：哦，現在還不算怎麼晚。就是門已經關了，我也要按鈴，我決不遲疑。因為我必得見

一見繡玉，在她動身之前。我一定見到她的。再見，再見！

（要走的姿勢。）

待一會，可憐的詩遺；你不如省走那一大段冤枉路吧。

哦，你是在替我腳踝打算——

是的；並且無論如何，你也進不了黃太太家的門。

不，我一定得進去，我要按鈴敲門。一直到有人來開門放我進去。因為我必得見見

繡玉。

你的令愛已經走了，陳先生。

（晴天霹靂。）繡玉已經走了？靠得住嗎？您聽誰說的？

遠：我們從他將來的教師那兒聽來的。

陳：真的他是誰？

遠：一位什麼鮑承緒。

陳：（滿面春風。）你的兒子，志遠！他和她們一道去嗎？

遠：是的，他就是那將要幫着黃太太教育繡玉的人。

陳：哦，謝謝天地！我的孩子算是得所付託了。可是真的他們已經帶她動身了嗎？

遠：他們帶她坐着那掛在路上碾倒你的馬車走的。

陳：（緊握兩手。）呵！我的小玉坐在那樣華麗的馬車裏！

遠：（點頭。）是的，是的，詩遺，你的女兒坐在那馬車裏，還有鮑承緒少爺。你沒有注意

到那銀鈴嗎？

陳：注意到的，你說那是銀鈴？銀子做的鈴？純淨白銀做的鈴？

遠：那是用不着問的。沒有一點滲雜——裏裏外外都是純銀。

陳：（帶着沈靜的熱烈。）你說怪不怪，運氣有時會來找人是我的——我的小小的

詩才變成繡玉的音樂的。這樣看起來，天生我是個詩人並沒有白費。因為現在她是到那廣大的世界上去了，那是我曾渴想着去見識的。小玉兒坐在一掛堂皇的帶篷的馬車裏，馬頸子裏響着銀鈴——

並且碾過她爸爸的身上。

陳：遠：（快樂地。）哦，吓！那有什麼關係呢，祇要我的孩子——好吧，時候已經不早了。我得回家去安慰她的母親。她待在廚房裏哭着呢。

哭着？

陳：遠：（微笑。）是的，你不相信嗎？我出來的時候。她的眼睛已經哭腫了。你倒在笑着，詩遺？

是的，我是在笑着，我怎麼能不笑呢？可是她，可憐的東西，她是不懂得什麼的。好吧，再見！這兒離開公共汽車站很近，好極了。再見再見，志遠。再見，太太。

（他鞠躬，向原路喫力地拐去。）

遠：（沈默地站了一會，注視着前面。）再見，詩遺，在你的生命中，被人家碾過身上這

不是第一次，老朋友。

（帶着抑制的躁急看着他。）你的臉色多難看，志遠，鐵青的。

那是在樓上那黑牢裏悶的。

我從沒見你這樣過。

是的，我想那是因爲你向來沒有見過一個逃犯。

哦，跟我一道到屋裏去吧，志遠！

你想騙我進去是沒用的，我已經告訴過你——

可是我請你，我求你也不行嗎？爲着你自己——

（使女開開門，站在門口。）

對不住。太太叫我來鎖前門了。

（低低地對李。）你看，他們想把我再關到樓上去了。

（向使女。）鮑先生不大舒服，想吸點新鮮空氣再進去。

可是太太叫我——

遠：使：遠：我會鎖上門的，你把鑰匙留在鎖上就是。

那很好，我把鑰匙留在這兒了。（她仍走了進去。）

（沈默地立了一會，靜聽；急下石階，走到空場上。）現在我到了圈子外面了，明惠。他們永不會抓住我了。

遠：李：（已走到他旁邊。）可是你在那兒也是自由的，志遠。你可以隨意行動。

（慢慢地像是在恐怖中。）決不再到屋裏去了，這樣的夜晚，出來到這樣廣闊的場子上多好。假如我再回到廂房裏去。整個房間會圍起來把我壓扁的，像壓死一隻蒼蠅。

遠：李：那麼你要到什麼地方去呢？

我祇要向前走，向前走去，向前走去，我要看看能不能再找出一條走向自由光明，堂堂正正做人的路，你願意和我一道走嗎，明惠？

我現在？
是的，馬上！

李：有多遠？

李：能走多遠，就走多遠。

李：可是你想想看？這怎麼能走在這樣陰森的寒夜——

李：（粗啞的聲音。）哦，喝——你這樣關心你的身體？對了，對了，你本來是很嬌弱的。

李：我關心的是「你」的身體。

李：喝，喝！關心一個死人的身體！我怎麼不笑你，明惠！

（他向前移步。）

（跟上去，拉回他。）你怎麼說？

李：我說我是個死人。你忘了嗎，希惠，我待在我安息的地方？

李：（決心的，披上大衣。）我要跟你一齊走，志遠，

是的，我們該相依爲命，明惠。（前進。）走吧！

（他們走進左邊的樹林。漸漸隱去，後來完全看不見。房子和廣場消失。臺景是長着樹的山坡，漸漸轉換，越來越廣。）

李聲：（從右邊林裏發出。）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呢，志遠？我已經不認識這是什麼地方。

遠聲：（高亢。）跟着我雪上的腳印子就是。

李聲：可是我們爲什麼要爬這麼高？

遠聲：（漸近。）我們得走上那彎曲的路。

李聲：（仍在林裏。）哦，可是我不能再走了。

遠：（在右面樹林的邊口。）來，來！我們離那美景已經不遠了。那兒從前是有個歇腳的地方的。

李：（在林中出現。）你還記得嗎？到那兒你就可以歇歇了。

（他們在樹林中的一片小小的高地出現。山峯兀然聳立在他們的背後。左方，一大片夾谷風景，遠處是層層疊疊的峯巒。高地的左邊，有一株已經枯死的杉樹，下面有一條長椅。高地上積雪很深。）

（鮑志遠在前，李明惠隨後，打右邊登場，喫力地踏過雪地。）

遠：（停在左面的懸崖邊。）到這兒來，明惠，你就可以看到了。

李：（走向他旁邊去。）你要叫我，看什麼，志遠？

遠：（指着遠處。）你看我們面前的原野多麼遼闊——直到天的盡頭！

李：我們從前會常常坐在椅子上，看着老遠老遠的地方。

遠：那時我們所看的是個夢境。

李：（悲傷地點着頭。）是的，那是我們生命的夢境。可是現在那境界是埋到雪下去

了。這棵老樹也死了。

遠：（沒有聽她的。）你能看到那長長的，火車的煙囪裏冒上來的煙嗎？

李：看不見。

遠：我看見。他們來了又去。牠們結成一條網，把全國的人連在一道。牠們把光明和熱

情送進千千万萬的人家，那正是我從前夢想着做的事情。

李：（慢慢地。）可是牠依舊是個夢。

遠：

依舊是個夢，是的，（靜聽。）你聽，那遠遠的地方！工廠在開工！我的工廠！那一切都是我想創造的！你聽！你聽見他們在響嗎？夜班！上工了——他們是晝夜不停的。你聽！你聽！輪子在轉，皮帶在閃動——一圈又一圈地。你聽不見嗎，明惠？

我聽不見。

李：我能聽見。

遠：（着急地。）我想你聽錯了，志遠。

李：（越來越精神。）可是，告訴你吧。這一切，不過是王國周圍的浮面工作。

遠：你說什麼，王國？什麼王國？

李：自然是我的王國了！是那我要征服牠我就死了的王國。

（震動，低聲地。）哦，志遠！志遠！

遠：可是現在放在那裏——沒有保護，沒有主人。一任那些小偷大盜隨意竊取。明惠，你可看到遠遠的那些山脈？牠們凌空而起，高高地聳立着，重重疊疊地！那就是我的廣大無邊的王國！

遠：李：

可是從那王國裏吹來了一陣冰冷的狂風，志遠。

那陣狂風正是我的生氣。那陣狂風正向我吹來，正像我手下的一班精靈向我表示敬意。我似乎摸着了牠們，那幾百萬的財富；我看到那些金礦的礦脈向我伸着他們彎曲的多枝的引誘的勝臂。那天晚上當我拿着蠟燭站在保險庫裏的時候，我看到牠們站在我的面前，像些活的形體。（對空氣講話）你們要求解放，我就設法解放你們。可是我的力量不濟，於是你們祇好又退回到地底。（伸着兩手）可是在這靜悄悄的夜晚，我要低低的告訴你們：我愛你們，因為你們受了魔法，被關在陰沈黑暗的地下！我愛你們，沒有開發出來的，渴望着光明的寶貝們！我愛你們，愛你們有燦爛的權力和光榮！我愛你們！我愛你們！我愛你們！

李：

（強抑着不安的情緒。）是的，你的愛情依舊在那裏，志遠。牠的根老是長在那裏的。可是這兒，在光天化日之下，有一顆活的熱的人心爲你激動爲你顛倒，你却把牠粉碎了。哦，豈止粉碎，比粉碎還要壞十倍！你出賣了牠，爲了——爲了——

遠：

（打了個寒顫，似乎冷意竄遍了他全身。）爲了那王國——爲了權力——爲了

光榮——是不是？

李：

是的，我正是那樣說。我今天晚上已經對你說過，你殺害了一個愛你的女人的愛情的生命。並且假如你愛過人的話，她就是你所愛的。（高舉着手臂。）我先替你預言下來吧，志遠——你永遠別指望能接觸到你用殺人來想求得的代價。你也休想勝利地走進那冰冷黑暗的王國！

遠：

（搖晃地走到椅邊沈重地坐了下去。）恐怕你的預言會是真的，明惠。

李：

（走到他跟前。）可是你也不必怕，志遠，那樣的情形，對你倒有好處。

遠：

（尖叫，抓着胸口。）呵——（微弱地。）牠又把我放鬆了。

李：

（搖他。）什麼？志遠！

遠：

（倒下靠着背椅。）一條冰手抓住我的胸口。

李：

志遠！你又感覺到那隻冰手嗎？

遠：

（啞嚙地。）不是什麼冰手。是一隻鐵手。

李：

（倒了下去躺在椅上。）

李：

（急脫下大衣覆到他的身上。）靜靜地躺在你安息的地方吧，我去找幫手來。

李：

（她向右邊走了一兩步，停了下來；回轉去，仔細地診他的脈，試他的臉。）
（緩緩地，堅決地。）完了。這樣倒好，志遠。這樣與你倒好。

（她把大衣緊包住他，坐到椅前的雪地裏。沈靜一會。）

（鮑太太裹着件斗篷，從右邊林裏走來。使女在前，打着個燈籠。）

（用燈籠向雪上照。）是的，是的，太太，這兒是他們的腳印。

（四面張望。）是的，他們在這裏！他們坐在椅上呢。（叫。）明惠！

（站起來。）你是來找我們的嗎？

（冷板地。）是呵，我不能不來找呵。

（指着。）看吧，他躺在那兒呢，希惠。

睡了嗎？

睡了，可是不會再醒。

（叫了出來。）明惠！控制自己，低聲地。）是他自己那樣做的嗎？

李：不是的。

鮑：（放心。）不是他自己親手？

李：不是的。是一隻冰冷的鐵手抓住他的胸口。

鮑：（向使女。）喊人來。叫園子裏的人都上這兒來。

使：是了，太太，我就去。（自言自語。）天老爺保佑我們！

（她從右邊的林子走了出去。）

鮑：（站在椅子後面。）大概是夜氣太重，致了他的命的——

李：好像是。

鮑：他還是個強壯的人呢。

李：（走到椅前。）你要看看他嗎，希惠？

鮑：（厭煩的態度。）不要，不要，不要。（沈下聲音。）他是個礦工的兒子，鮑志遠。他不

能在新鮮空氣裏過活的。

李：那倒不見得，還是冷氣致了他的命的。

李：鮑：李：鮑：李：鮑：李：鮑：

（搖頭。）什麼，冷氣？那股多年前已經把他葬送了的冷氣？

是的——並且把我們兩個人變成兩條影子。

那是不錯的。

（苦痛的微笑。）一個死人，兩條黑影——這就是那冷氣把我們造成的東西。

是的，是心頭的冷氣。——可是現在我想我們可以互相攜手了，明惠。

可是遲了。

不，我們還有承緒，我們的攜手也許對於他還有些好處。

好吧。

（鮑太太在椅後，李明惠在椅前，互相握手。）

——
幕

原书空白页

後記

假如問我爲什麼要編譯這篇戲，我是回答不出什麼來的。我祇是接受李健吾先生的託付。

這戲本由李先生改編。是去年暑期間的事。後來他因沒有功夫，問我可不可以繼續下去，我答應可以。所以戲的名字，劇中人物的名字，以及開始八頁，都是李先生的成規。

原是上海劇藝社預備用的，編好之後，展轉流傳，終於不令國情，遂爾擱下，直到文藝新潮要牠。

那時因爲天氣熱，又值假期，白天可以睡覺，所以夜裏可以開車到兩三點鐘，兩個多禮拜就弄起來了。要是在現在，即使一樣還可到兩三點鐘纔睡，但因時時需停下筆來哈一哈凍僵了的手指，恐怕兩個多禮拜是無論如何不會完工的了。

凝起想來，真不免有「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之感。

二十八，十二，二十二夜。